

風



5201
3600

203



編輯人 姚 拓
 牧 羚 奴
 李 蒼
 白 蕓

203 期

蕉風月刊 一九六九年九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SEPTEMBER 1969.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4285

定價五角

二〇三期目錄

封面設計 ○ 鍾正山

沙漠湖 ○4 悄 凌

惟我獨立 谷底下 夏季 ○8 丘瑞河

說閒 11 黃潤岳

陌生的事 14 張 寒

拉笛夫的詩 31 牧羚奴譯

賽利斯的論拉笛夫 36 地中海譯

依布拉欣的與拉笛夫一叙 40 梅淑貞繼

雨 43 姚 拓

何謂高級？何謂低級？ 46 孤 鳴

飛越 揮手 50 川 谷

那一顆星是我？ 52 陳 君

庫茲涅索夫的割魚取鉤記 56 完顏藉譯

庫茲涅索夫給蘇聯作家聯合會的信 61 修 譯

葉夫杜星可的巴比牙 62 牧羚奴譯

葉夫杜星可造像 67 牧羚奴

卡萊的葉夫杜星可素描 68 牧羚奴譯

葉夫杜星可的民族主義 68 牧羚奴譯

賴索霍斯基的堅·巴拉茲之歌 69 席瘦人譯

八十八人的一封信 72 苗 苗

寂寞 76 英培安

覺醒 星光消逝 78 思 采

蟬螂 82 李 蒼

工作中的詩人 92 牧羚奴

風訊 95 編輯室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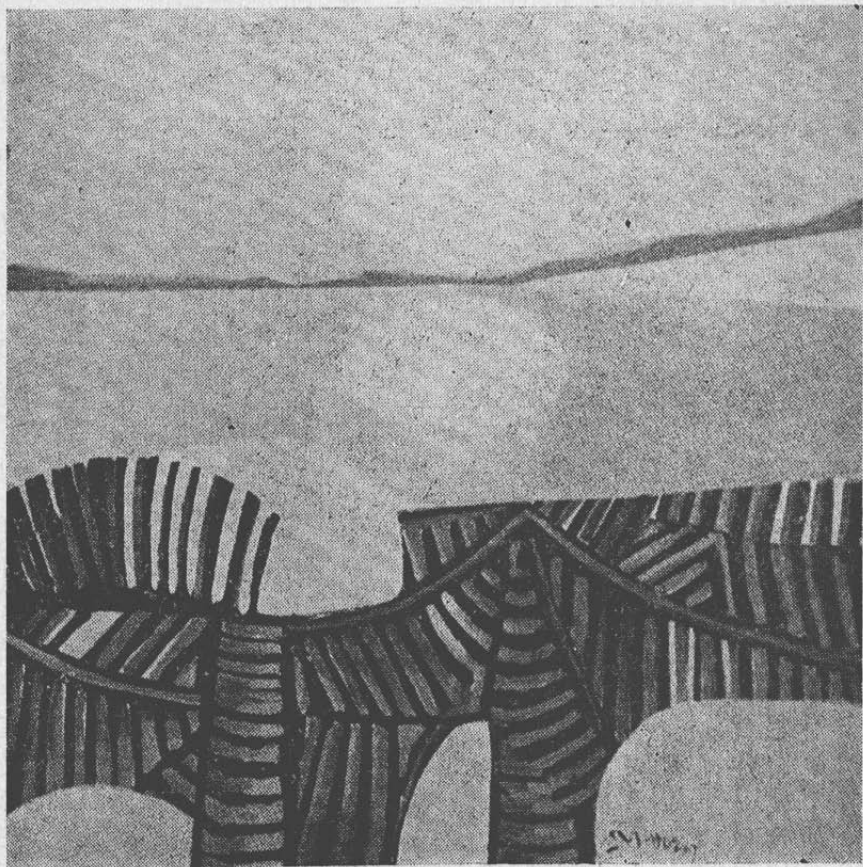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我們能給作者們做到的，是，作品刊出後一個月內發出稿費。目前的稿費不算高；如果蕉風的銷數增加，我們願意給作者們較佳的稿費，同時希望作者們給我們最好的創作。

湖漠沙

凌 悄



如果我不是女孩子，那一定會在雨洒的時候來這裡，沿着它的邊沿圍幾圈又回去。

我不是特別喜歡這面湖，可是不會見過它在下雨時是怎麼一個樣子的。這幾天，天神經兮兮的下濛濛的雨，可惜我是女孩子，不能徘徊在雨中的湖畔。

從這沒有水的湖邊擦過好多好多回，它總不會令我停下來好好的望它一眼，或讓我可憐它沒有清的水，即使是去想沙爲甚麼是黃黃的。來去這湖邊的人不少，但一定沒有人費神的記它下來，甚至投以短暫的一瞥，就好像我一樣的來了又去，去了就忘掉。

一次加一次又加一次的感情，雖不會濃得要我每個星期去對着它發呆，却不是淡得甚麼也不會留下一點點。來到這裡，我就會又想起第一次它給我的印象：爲甚麼湖會乾去呢？天若肯一連幾小時的注射給它一些水，它一定會像真正的湖了。這麼小、這麼淺的湖，一定能很快的滿起來，那時湖面就不像現在一樣無聊，像沙漠而不像湖了。

立在湖邊的紅葉樹只有一棵，其餘的是開着黃花紅花綠葉子的。我一生下來就不像別的女孩子那麼會憐惜花兒，也不喜歡插花。上次去金馬崙，月月捧滿一懷的大紅淺黃的玫瑰笑得多可人，我只隨手拾了一片掉在小徑上的枯葉，回來就挾在日記裡。已是三年了，月月檯上的花換掉了幾次？我翻開日記，那枯葉依然是那年的一片。這裡的花我偶然也偷採一朵，却不是爲愛花或被它吸引而摘，只是順手牽它跟我走。

真令我不討厭這裡的，不是湖，也當然不會是花，那一定就是這棵瘦瘦的紅葉。每次來了，手就自然而不自覺的向它伸去，扯下一小片或者一把葉子，一面走一面用手指甲給它印上縱橫錯亂的創痕；有時還會蠻有心思的釘上一粒心愛的字或一個常纏在心上的名字，好好的又不很經意的看上它一兩眼，就揉成小小的球，撒在湖裡。它落在沙漠一樣的湖面。如果它是浮在水面盪漾，我就要撒得更多更動。

湖的那一端，不知是誰沒頭腦的栽了一堆修成圓圓的竹圈，黃色和淺綠沒精神竹憂悒悒像那個蟻伏在牆角、被人隔離的街童，只能在不遠的地方偷偷悄悄的藏一些別人的寫意和幸福。那高高在上的細小的葉子出乎意料的酒脫，在那些只能吹動小東西的風中悠悠的搖過來又搖過去，一點也不爲硬了骨頭的竹幹而抬不起頭來哩！

綠油油，矮矮兩三吋的草牙擦擦的舖了一個小山坡又一個大山坡，一直披滿湖的四周。只有圍在樹頭的才健康一些，長得比這一片更高，所以神氣活現的也要搖來搖去。幾年後，這棵紅葉自然會長大，那我就乖乖的伏在它的影子上，靜靜的重申這段記憶，讓它的影子又覆蓋在我身上，又會摘一片紅葉想幾回自己的心事。

不知道在月亮圓又圓的夜晚，沙漠湖肯不肯變得溫柔一點兒，不要這樣黃沉沉；不知道月亮隱入雲邊後，能不能瞧見紅葉樹是否在搖曳？可惜我又不是女孩子，不敢在黑黑的夜裡跑來這裡，不然可能愛它起來。

走過湖邊，很少回首，也記不起有沒有回轉過；但一走到這兒，脚步就慢了，不捨得狂風般捲過。慢慢的踱着，心思就一下子添了又添，眼睛是投在湖面上或偶而看看紅葉，人就朝記憶裡走去；快樂的令我爽快輕鬆的拉下一片葉子，走到湖端就拋它落在沙上；煩人的就教我把我葉兒撕碎，向身外拋開，讓它散開再落下，從不去爲它嘆一口氣。我也許是鐵石心腸？

看慣了的東西，儘管依然不美，依然不使人讚賞，却由衷冒出一縷縷如絲綉的溫溫的親切，沒有水的湖也是這樣吧？它醜它醜得要死，沒有人愛它，這更合我意。有時我喜歡沒有人動過的沒有人想佔有過的。這沙漠湖不會特別令我喜愛，它那滿不在乎你愛不愛都由你的神態，日子久了也似乎感染了我。見了它，只淡淡不想看又看的瞄它一下；它不欣喜地歡迎我，我又何曾用心細數過它一遍又一遍？舒的眼睛很深很黑很靈活，但她用眼尾去瞞別的女孩子的那一剎就立刻很醜了！而這湖，湖心中一層起伏不均的沙，黃黃的不教人一見就留戀，但在不該

怎麼辦才好的心情下來到這裏時，忽然發覺它雖然沒有一波漣漪，却靜得有一股喜悅推向我心底，令人清醒，它醜裡竟也含蓄的吐着美。低下頭，默默一會，倏然迅速抬頭向它瞥望，它馬上隨你依你，你要它多美就有多美，我不禁開懷了！

它乾掉也好。多麼坦白，我一看就知道它原來是這麼淺淺的；它才不怕被人看到湖底原來是黃黃的沙。早上若在這兒晨行，說不定沉到心底、不想想起的甜蜜，會在露珠兒的晶瑩反射入腦裡，讓我陶醉一個晨早。哈，很可能也會惹得一位躲在山坡上的傻瓜唱：曾有一位美麗的姑娘，在這湖邊來來往往……。那時，我就不要再來這兒了，他又或許再唱：那姑娘已去向何方？

噯，我想到幾萬哩外去了！

說沙漠湖和我的感情不濃不濃，却優優的對着它編了許多藍色的遐思。臨走時，我再三回眸，呵，莫非我已掉落在沙漠湖中央？

丘瑞河的詩

惟我獨立

飛流，而到于停頓，而死寂
這荒原，惟我自私獨立

一百隻眼睛在黑暗中
聲音在前，在後，向左向右
影子掉落，拉長，終于失望

草沒有淚珠
風不再傳達你的名字
蹲伏，作獸式爬行地
讓黑對照着白色的痛楚

而雲仍詭秘
這荒原，惟我獨立

六九年八月

北海通

谷底下

多一個冷冷的早晨

谷底下

雨浪費地下着

想我想你又想起許多許多

心智錄有苦飲的一夜

當我回到百花亭

就有那廢園舊事的記憶

銀躡黑絲襪就和現在一樣

而我的勳章仍得保留

我仍得搬家，仍得過節

仍得在壁與壁之間生活

在直綫條與橫綫條之外

天盡頭的狗尾草搖曳

谷底下

雨浪費地下着……

六九年六月

台北

夏季

醒來，沒有體溫

失去驕傲之後

數斷髮一二

走濱濼之街，我找尋圓空

（夏季。不動產。火災海上）

卅四度之外，廿七度之內

花燈倒豎，烟霧飛散

喝水晶之水，捕鬼怒川之迷幻

不知怎的，就渡一個午後

感傷沒了（我是自己的陌生人）

思戀沒了（你是自己的陌生人）

熱度沒了

醒來，體溫沒了

六九年八月

橫濱

閒思錄之一

說閒

黃潤岳

記得在高中畢業之後，留居家鄉，寫了一封信給父親，曾有「在家無所事事」之句。那知父親大罵我一頓：「青年何事不可爲，豈能無所事事？」當時，的確是閒居終日，無所用心。讀罷父親手諭，心中頗爲不快。大概這就是所謂青年人的反動意識。

事隔十年，我在吉隆坡工作，非常清閒而待遇又高。於是，每天又無所事事了。但是我一直不會想起父親的斥責。看報、談天、吃飯、睡覺、周而復始，虛渡了一兩年光陰。轉入華文教育界之後，可就忙了。要改簿子，要準備功課，要接見學生……然而我仍舊有時間看小說和寫文章。

我開始追悔我浪費了兩年的大好時光。

爲甚麼我不利用那段時間來學國語？爲甚麼自己不寫點東西？甚至於責備自己：爲甚麼不看點書？不看點小說？

無所事事並不是沒有時間，而是時間太多了，多到你甚麼事都可以做；反而不想做了。因此，無所事事只是沒有心情去做而已。好逸惡勞是人

之常情，談天總比做工好。

假若每個人都不做工，那簡直不成爲世界。於是，又會使你發慌！我們在無所事事的時候，決沒有閒的感覺，只有煩！因爲煩，便有煩惱。如果一個人一天忙到晚，那裡還有時間去煩惱呢？

其實，閒是因忙而來。沒有忙，便顯不出閒。愈忙，閒就愈寶貴了。年紀大一點，便易敬佩古人。年輕時一味唱反調，自以爲了不起。無法了解古人的哲理。例如忙裏偷閒，這個「偷」字真是妙極。偷人之物謂賊，偷天之物却是天才，方有此能耐。忙原是不閒；不閒要閒，只有偷了。

向誰去偷？詩人說：偷得浮生半日閒！

至於爲甚麼要偷閒？理由很簡單：找一點時間去做自己所喜歡做的事。我們所忙的，多半是自己不十分喜歡而又非做不可的。達官貴人忙裡偷閒去打一場高爾夫；做教師的忙裡偷閒去看一場電影；決沒有人說忙於打麻將。因爲打麻將本身是一種消遣。

消遣如果過份，那就糟了。賭鬼打牌，不是消遣，而是惡習。通常總有些人以消遣來當藉口，來掩飾自己的惡習。於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消遣既有極限，現代的教育家便提出消閒。如何消閒，成爲教育的課題之一。事實上，中國古時的文人，早就注重消閒：琴棋書畫便是。一般人來弄琴下棋作書繪畫，爲的是消遣，好玩好玩罷了。至於讀書人來做這些玩意，却是爲了陶冶性情，修養品德，充實生活內容，提高人生境界。這樣便是消閒了。

我們千萬別把消閒當作正當的消遣，雖然同是消磨時間。消遣的消，是要適合自己的興趣，我們所謂遣與便是。

那麼，消閒呢？

消閒具有理智的成份。說通俗一點，便是如何利用空暇，作有益身心

的事。消閒與消遣的分野在「思」。打牌是消遣，也要用腦。有時候考慮打某一張牌，躊躇頗久。這只是用在「如何」，也就是打牌的本身。消閒的用腦，除了求其方法之外，還有推理，是用在「爲甚麼」；進而有境界的高低了。

要思一定要有閒。我們常常說：「讓」我思想。如果一直在干擾我，我怎能想？因此文化藝術，可以說都是閒的產品，也就是閒的結晶。所謂衣食足而後知禮義。人生的第一大目標是在飽肚子；肚子飽了，才能用腦。但是也有人肚子飽了之後，不想用腦，反要滿足其他的慾望，所謂飽暖思淫慾。這又回到我在前文中所提的消遣而不消閒了。

儒家學說是希望人們衣食足而後知禮義，決不可飽暖思淫慾；而且還要注意到不可「饑寒起盜心」。所以道德觀念的建立，人格操守的保持，乃構成人的基本；這樣便可把人分成君子與小人。君子有道德觀念，有人格操守。我們也可以說：君子知道如何消閒。消閒便是充實精神生活了。

物質文明日益進步，人們在追求物質生活的滿足；而慾望是永遠無法滿足的。有了房子想汽車；有了汽車想冰箱；有了冰箱想電視……於是我們成了生活的奴隸。這樣一來，我們連偷閒的心情都沒有了。更慘的是目前的商業社會特別推行分期付款的辦法，讓你先滿足你的慾望，然後要你慢慢來付出它的代價，少則一年，多則十五年廿年。收音機的分期付款，還沒有還清，早又買下電唱機。到你全部付清之後，人生的歲月，剩下也就有限了。

有了房子，而且也有汽車；但是，聽完了唱片，看完了電視，却仍是一片空虛。爲甚麼？因爲你的「閒」都被剝削了。

寒 張

事的生陌



開始後

中央醫院。

冷氣的一等病房裏，躺着一個女人。

輸送氧氣的管子，由兩個鼻孔插進去，那呼吸是微弱的。

醫生說，這女人的命能否救回來，要看以後的變化。

來了一個男人。

他走到女人的面前，低下頭，說：「艾美，是我，是本木！」

沒有回答。

「唉！」那叫本木的嘆息一聲說：「好好的，爲甚麼吃安眠藥？弄到這個地步！」

艾美的眼皮動了一動。

「衛仁，衛仁呢？」艾美問。

艾美的聲音太小了，站在她旁邊的本木沒有聽見。

而衛仁，因爲還沒有來到，當然也聽不見。

冷清清 人在西廂

那羣公狗，勁頭十足的圍繞着一隻母狗，嗚嗚汪汪的叫個不停。瞧那隻母狗，豎着耳朵，露出兩排雪白的狗牙，把一條短尾有一陣沒一陣的搖着；而搖得豎挺挺時，那羣狗也似乎渾身癢得緊，整個頭兒帶着耳朵直抖動。母狗往前跑，公狗的圓圈陣便自動解散，大家都用衝鋒的速度由兩翼包抄，一到母狗身邊，便你推我擠，嗚嗚汪汪的，都想擠到母狗那撒尿的地方嗅上一嗅。

在別人窮喊寂寞的十七歲時，艾美的生命剛開花，十七歲是一點寂寞的味道也沒有。她有媽媽那份能吸引三十個男人的氣質，又有爸爸那種五呎七吋的高度。光是男人的情書，便可以趕走獨處時所有的寂寞。艾美一直相信——事實也是如此——她身上的每一根毛，都可以綁住一個男人。

「爲甚麼在那一羣公狗中，我選了楊本木？」她問自己。是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母親邀請那一羣公狗來喝喝咖啡。

「喝罷！喝罷！」母親從廚房裏端出咖啡，給他們每個人一杯。

我坐在楊本木和張術仁的中間。本木的體貼入微，術仁的誠懇老實，在我的天秤上有同等的重量。媽也會問過我：到底喜歡那一個？

「我很難決定！」

「在沒有決定愛一個男人之前，不要讓他從妳身上得到東西。」媽說。

術仁不但不會從我身上得到東西，連碰我一下也不敢；有一次，我故意捏他的手，他竟緊張得直喘氣。

「你不是有哮喘病罷？」我問。

「沒……沒沒沒有！」這一下，術仁的臉都紅透了。

有一天晚上，本木邀我到東姑公園去。

「我聽人說，把這地方闢爲公園太可惜。」他說。

風細細，靜靜的。

「是嗎？」

我發覺本木的手攬着我的腰。

「唔！」他回答。

靜靜的，風，細細。

「據說山下奉文在這小山上埋有寶藏！」

我發覺他的手開始移動，由我的腰慢慢的往上移，一直移到我的胸前。

「我開採，好嗎？」他的話像風，細細的。

他已經開採了，可惡的山下奉文。

「這是金鏟！」他說。

「死相，人來了！」我騙他。

他的手，縮了回來。

靜靜的，風，仍是細細。

「妳騙我，根本沒人！」他說。

「你騙我，山下牽文根本沒有埋下金鏢。」我說。……

「我不是騙你們，」媽說：「這些咖啡，都是用牛油炒的，喝罷！」
我們攪溶了糖，便呼嚕呼嚕的喝。

「我每一杯都加三塊方糖，不會太甜，也不會太苦，衛仁，味道怎樣？」

「很好。」

「本木。」

「非常芬芳！」

……
媽帶着笑臉，進廚房去拿第二壺。

「真要命，廚房的碟子裏還有三塊方糖，」媽說：「剛才，有一杯咖啡沒有糖，誰的？」

「是我的。」本木笑着說。

「你不出聲？」媽問。

本木仍是笑着。

「你爲什麼不出聲？」有一天，我偶然想起喝咖啡的事，便問他。

「那天，妳媽很高興，我不願掃興。」

我不記得是誰會說過，能掩飾人家缺點的人，便是有美德的人。

一隻公狗，搖着尾巴，轉動着發亮的眼睛，捱近母狗撒尿的地方，嗅了幾嗅，便騎了上去……

叫 一 聲 張 郎

「衛仁！」艾美回到房裏，搖着睡在牀上的衛仁。

沒有回應。

「你醒醒罷！」艾美在他的臍肢窩捏一下。

衛仁一睜眼，坐起來，把艾美攬在懷裏。

「醒了好久？」衛仁問。

「唔。看公狗追母狗。」

「那裏？」

「樓下，好熱鬧的。」

「妳的婚禮也很排場，很熱鬧。」

「他有的是錢！」

「妳愛他的錢？」

「我不是愛他的錢，你……你爲什麼那樣怕羞？」

「我一點也不怕羞，妳不是直喊舒服？」

「我不是指剛才，是說從前。」

「認識妳之前，我沒有和女孩子來往的經驗，認識妳之後，把妳想像得太高貴，所以，所以……」

「我那時十七歲。」

「我知道！」

「你什麼都不知道。」

「也許我什麼都不知道。」

「在女人面前，他像男人，而你，根本是女人，他連咖啡沒有糖也喝，你呢？」

「那很苦。」

「如果他不喝下那杯咖啡，我也許不會和他結婚。」

「也許新郎是我！」

「他今天下午回來。」

「妳是說我該走？」

「我們一起吃中飯，然後你抹抹嘴走你的，我去飛機場。」

「接他？」

「我和他是夫妻。」

「老天，名存實亡啊！」

「我和他躺在這裏，沒有人講閒話。」

「可是，妳說他沒法滿足妳。」

「在名份上，他可以滿足任何人。」

「荒唐的人類。」

「還有荒唐的你。」

「我？我怎會荒唐？」

「偷人家的妻子，淫人之妻，犯了十誡中的第幾誡啦？」

「我一點也不荒唐，我使痛苦的人快樂，使絕望的人有希望。」

「壞人，你……你自己不也快樂。」

「一個人做的事，能使自己快樂，也能使別人快樂，就是好事。」

「衛仁！」

「唔？」

「衛仁——」

「什麼事？」

「我，衛仁……剛才，剛才我……」

衛仁又倒回牀上。

外面，公狗們又開始追逐了。

罵一聲張郎

從四十九個數目字裏選中六個，機會有多少？用排列組合的方法可以算出來，四十九、四十八、四

十七、四十六、四十五、四十四給一乘二乘三乘四乘五乘六除，機會是……是，嘩！是千萬份之一……。

衛仁爲什麼不來？這傢伙，難道怕本木怕得龜縮起來？真沒想到，那天在湖濱公園會遇到他。

「你不是衛仁嗎？」

「艾美，是妳！」

「怎麼我結婚後你就像白天的壁虎般躲起來？來我家玩玩我也不會打斷你的腳啊！」

「我……妳先生他好嗎？」

「好極了！爲了業務，整天東飛西走。」說着我在他身邊坐下，要了一杯生橙汁。

「越來越美了。」他說。

「你結婚了罷？」

「還沒對象呢！」

「是沒有努力找？」

「艾美，找對象本來很容易，可是心裏先有了一個影子再去找，就很難。」

「你爲什麼要先有影子。」

「艾美，那次參加妳的婚禮，我流淚了，回到家還流，我痛苦，妳知道麼？」

「那時我在享受人生，我以爲作了最適當的選擇，把生命交給一個最值得依賴的男人。」

「艾美，妳還是一樣美。」

我把生橙汁一口喝盡。

我說：「來我家罷！」

真沒想到，在這種事情上，衛仁就像西班牙鬥牛士一樣，每一個動作都值得讚美，都令人欣賞，也都令人滿足……該死的本木，總像懶人掃地，隨便動幾下，就草草了事。唉，每次總是我先睡，丟下我在黑暗中咬牙，你如果扭開燈看我的表情，總和吃了半兩牛肉的老虎一樣不滿足……。

衛仁，你死去那裏？

人類與動物身體中有很多的磷，死了，腐爛了便形成磷化氫，在四野上，不管白天還是黑夜，都有磷化氫冒出，白天，日光很強，看不見，夜晚，便可以看見許多鬼火，一眨一眨、一閃一閃、一明一暗……嚇人，嚇人……。

他不應該怕——衛仁，你是怕嗎？怕本木？他去了星加坡，他說三天後才回來，我知道他的習慣，最快三天，他沒有早回過，只有遲回。有一次，他去了三個月，說是視察那兒的業務，我熬够了深閨的寂寞，等他回來後，幾乎跪在他面前，求他不要再離開我那麼久，他說：

「妳嫁給我，是妳的幸福！」

「幸福在那裏？」

「華麗的洋樓、美麗的庭園、冰廂、冷氣、名貴的傢具、上好的衣料，要什麼就有什麼，還不幸福？」

「可是，我要你，我要男人啊！」

「下賤，難道要我一天到晚陪你睡覺？難道要我丟下一切的業務不管？難道……？」

「難道要我守活寡？難道……？」

老天！他已經呼呼入睡，你叫我怎消心頭那一團火？

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健全，信用是尺度之一。中國古老的社會中，會有兩種相反的現象並存：一是高利貸，利息很高；一是賒賬，熟人到商店去買東西，可以不付一文錢……。

大減價兼賒賬啊！衛仁，爲什麼你不來？你要什麼？告訴我！我讓你賒賬啊！我要拍賣！我要大減價拍賣啊！

亂紛紛 花落東牆

庭院是那樣的深，那樣的深……。

木麻黃籠罩在輕煙裏，也籠罩着無限的愁。

是誰？是誰用輕煙作簾幕，作那樣多的簾幕？

陽光照不亮這庭院，這裏沒有陽光。

總幻想着能有一間茅屋——

還應該有他——衛仁，屋後再種幾棵竹。

我更高興，如果如果柴門對着水曲。

隔岸啊！最好有柳絲垂着油油的綠。
午睡醒來，我們共枕在竹牀。

再欣然入夢，醒來後是一牀斜陽。

牧童的笛聲，悠悠的悠悠的飄過短牆。

看那些白鵝，慢慢的慢慢離開池塘。

……
嗚，木麻黃落了，一朵、兩朵、三朵、四朵、五六七八九十朵……

那麼多的木麻黃落了！

那不是木麻黃！

爲什麼沒有人憐惜？就讓她這樣落麼？

她寧願離開家，傍着路。

想想：也是有感情，有思想；就因爲感情太豐富，想得太多，腸也斷了，心也傷了。

像水一樣明澈的眼睛，也望得困了，想打開，又不自禁的閉起來。

索性閉起眼，隨着風飄萬里，尋郎去罷！

我知道一朵木麻黃只有一個春天。

滿地落英，你再也申不出一個春天來。

如果下一陣暴雨，遺蹤何在？

即使不下雨，也將化作塵泥。

據說有一種花叫做柳花，風起了，她便離開枝頭，飛啊飛……有時飛到阡陌，有時翻越牆頭，
哈哈！翻越牆頭……

問一會紅娘 絮一會紅娘

紅洋娃娃，爲什麼衛仁不來？

你應該看到的，那天，在這裏，在這個本木用許多錢佈置成的房間，我第一次睜開眼笑。爲什麼？

因爲衛仁第一次在我生命的枯樹上澆了水，我整個兒活過來。不是我不要臉，不是我沒有廉恥，你應該知道，我卅歲，是人，是有感情的動物。我不能像你，不吃不喝，不想不想，一天到晚做人家的點綴。我有各種的需要，像植物需要水份、陽光也需要泥土。而本木到底給了我什麼？我希望他每晚陪伴在我身邊，不要讓我總是抱黑睡覺。可是，他總是鑽到外邊，應酬，應酬……：……回來不是說疲倦，就是醉醺醺的，他不看我一眼，不摸我一下。我睡在他身邊就像睡在殭屍身邊一樣。有時，半夜裏，貓兒叫春，咪咪妙妙的，我越聽越精神，渾身滾燙燙，掀開被，睡不着，剝下衣服，還是睡不着，紅洋娃娃啊！你說我怎辦？怎辦？

如果我和衛仁來往的事被人看見會怎樣？他們會說我偷漢子，偷漢子是沒有道德的女人做的壞事。而男人們在外嫖妓卻叫應酬，染上花柳病還有醫生替他們醫治，你說男人混帳不混帳？你說那些醫生缺德不缺德？我常想，如果能把治性病的醫生全部處絞刑，男人們必然不敢那麼放肆的去嫖妓，離婚案件就會減少，偷漢子的事也會減少了。

紅洋娃娃，你是幸福的，因爲你不是女人。我也有過幸福，在我十七歲的時候，可是太短暫了。那時我有細細的腰，尖挺挺的奶，白裏透紅的皮膚，這一切都是我小心培養出來的，像人們培養幼樹一樣小心。可是一結了婚，整個變了形，你看過暴風雨摧殘幼樹麼？就是那個模樣，腰粗了，奶垂了，白裏透紅的皮膚沒有了血色。可憐的女人，辛辛苦苦培養的成果，竟讓可惡的男人一下子摧殘了，女人是可憐的，是麼？

告訴我！紅洋娃娃，衛仁會不會來？

我喜歡看「西廂記」，喜歡張君瑞這樣的男人。至于崔鶯鶯，她是幸福的，有紅娘替她拉綫，替她把風，使她能讓張生歡玉溫香抱滿懷。

啊啊！

春至人間花弄色

露滴牡丹開

紅洋娃娃啊！爲什麼你不是紅娘？

爲什麼老是站在那兒？

爲什麼不替我把衛仁找來？

沒有衛仁，怎有春天？

沒有露水，牡丹啊！怎會開？

可恨的衛仁！可恨的洋娃娃！

枕兒餘 衾兒剩

人家都說：一夜夫妻百日恩。我當初何嘗不這樣想，何嘗不這樣希望。在衛仁和你之間，我選擇了你。很多人感到驚訝，更有人以爲我是愛上你瀟灑的外表，不是愛上你的內心。人家都說衛仁老實，本木輕浮；衛仁外表像肥豬，內心像聖人；本木外表是天使，內心是魔鬼，我覺得說這些話都是酸葡萄的反應。因爲光憑你喝咖啡沒有糖這回事就可以看出你的內心是善良的，我沒選擇你之前這樣想，做了你的太太，由處女變成非處女，也仍然這樣想。

我們有了夫妻的名份，有了肉體的關係後，我便一直想做一個賢妻，我盡力把家弄得像個家，在該擺花瓶的地方擺花瓶，該掛畫的地方掛畫，我把屋子收拾得乾乾淨淨，把庭院的花照顯得美美麗麗。傍晚，親自煮好飯菜（我拒絕用僕人，是想把更多的愛送給你）等你！等你啊！本木，你常常沒有回家，讓我守着飯菜，由熱變冷，由冷而蒙上一層油。我看着太陽下山，看着屋裏由亮變黑，變得漆黑。

沒有月亮的晚上，我在牀上獨自一個人，翻來覆去不能入夢，在月明如晝時，一室洒滿月光，詩意盎然，我想起了月圓人未圓的詩句，也翻來覆去不能入夢。我抱着那直條條的抱枕，就覺得是抱着滿懷的寂寞，全不是滋味。多少次，我撫摸着你的枕頭，那枕頭，總是冷冰冰。多少次，我從大被裏鑽出來，那大被，總是空洞洞。還記得麼，新婚的第一夜，鬧新房的人走了，你一副急色兒的模樣，窮催我更衣上牀，我當時有一半的驚，也有一半的喜，慢慢的下粧。你走過來——老天！就只穿着短褲，露出毛茸茸的胸膛，咬着我的耳根，好舒服喲！我一身雞皮疙瘩，還沒沒有來得及除下頭紗，你已經抱我上牀。你把那分開的枕頭連在一起，在我耳邊喁喁細語，說從現在起，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於是，你拉過那張大被，蓋住我，也蓋住你……這種日子畢竟太短暫了，你開始不回家，說是有應酬；開始無

故辱罵我，說我在這種事上不能滿足你。老天！我嫁給你之前，一點經驗也沒有，我怎能表現得恰到好處。我一直覺得你在這方面知道太多，經驗太豐富，難道你……。我不敢往壞處想。我最大的希望是趕快懷孕。我覺得如果有一個孩子，便可以以我們的距離縮短。可是，儘管腰變粗，肚子總是鼓不起來，我開始操心，難道我不能懷孕？我瞞着你，偷偷去看醫生，檢查結果，一切正常，醫生說，我絕對能懷孕。醫生要你來一次檢查，我說你很忙，應酬又多，醫生說怎樣忙也會有時間，男人所說的應酬，往往是包括在外胡搞女人。這醫生越說越多，最後告訴我，他有一個女兒，因為嚮往上流社會的生活，有一次便上了當，失了身，弄得差一點要自殺；而那男人，根本是一個大嫖客，這醫生曾經檢查過他，他曾患過嚴重的花柳病。本木，這醫生告訴了我這大嫖客的名字，你知道他姓什麼名什麼？他姓楊，名本木，他——就是你，我的丈夫！

溫一半繡牀 閒一半繡牀

唉！睡不着！

一廳四房，獨立式，交通便利，距離城市二英里，每十分鐘有一趟巴士。左邊有學校，右邊有巴利。新式小廁，新式設計。實售卅六千，可以分期付款。

當初是現款買的，一廳四房，就只住二個人，不，一個半人，一個人！好笑。

這牀，連帶衣櫥梳粧台什麼的，一共也花去二千多，好大的牀！好美的牀！美麗的牀兒啊！牀兒真美麗！我愛我的牀兒啊！牀兒我愛你！……依樣的春天，依樣的平原，只是少了你，茉莉！你爲什麼這樣年紀輕輕的就死去……我叫我，你叫 you，我愛你叫 I love you……女人，你係得嘅！女人，你係得嘅……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負心的人，負心的人……水長流，水長長長的流……

如果人類能不睡覺，就沒有失眠的痛苦，也不需要牀。上帝造人，如果只有女人，或者只有男人，就不必結婚，也就不會有什麼空闌獨守。如果一個人住，屋子不必太大，房間不必太多，屋太大，便覺得空洞，房太大，便覺得冷清。

沒有等待過的人，不知道等待的痛苦。

你就這樣的離開？就這樣的一去不回頭？像吃甘蔗，吞下了所有的甜汁，把渣兒吐在地上，看也不看一眼？太殘忍了，衛仁！

應該告訴我，爲什麼不來找我？

蕩幽幽 夢繞高唐

「衛仁，你覺得我大胆嗎？」

「在那一方面？」

「一見到你邀你來我家！」

「……………」

「說嘛！」

「大胆！我也是！一見到妳，就敢接受妳的邀請。」

「你只是肥了一些，沒有什麼變。」

「妳成熟了，也美多了，如果不是妳先和我招呼，我也許不敢叫妳，當時，我覺得妳給人一種高貴的感覺。」

「現在呢？」

「還是一樣。」

「像聖女？」

「唔！」

「像蕩婦？」

「不！不！」

「聖女怎會在男人面前剝光衣服？」

「這……………這……………妳好會說話了，艾美！」

「你喜歡這裏？」

「喜歡這裏的人，不不！只喜歡這裏的妳。」

「愛我嗎？」

「愛！」

「以後可以常來。」

「他……」

「他什麼？怕他？」

「如果他知道了，如果，唉！艾美，命運真是難捉摸，是嗎？」

「爲什麼突然談起命運？」

「命運好像在捉弄我，讓我認識妳，愛上妳，又得不到妳，現在又讓我遇到妳，愛上妳，又——」

「又可以得到我！」

「也許！也許——又將失去妳！」

「怎會？」

「我怕，這些年來，我對整個人生失去信心！」

「真的這麼嚴重？」

「往往，一次的打擊會使整個人生改變。」

「你受過什麼打擊？」

「妳嫁給他，對我就是大打擊！」

「抱着我，衛仁！」

「如果我們是夫婦——」

「抱緊我！」

「如果這世界上根本沒有他！」

「沒有他，沒有他……這世界是我們的，這屋子是我們的，這房間是我們的，抱着我，抱緊我……」

衛仁，說，說艾美是我的。」

「艾美是我的，艾美是我的……」

「術仁……」

「艾美！」

「我又覺得自己很幸福，像十七歲那年一樣。」

「是嗎？」

「假如就這樣死去，多好！」

「別開玩笑。」

「享受過幸福的人，即使死了，又有什麼遺憾？」

榮 一 寸 柔 腸

夢，剛剛被驚醒，一聲、二聲、三聲……那是花外鳥啼聲。蝶兒翩翩飛舞，季節是那樣的融和。花開處處，雲朶繞着遠處的小亭。

術仁，我感到一半兒昏迷，一半兒醒。

又一次，躲在被窩，是幽香的翠被——裏作夢，夢醒了。淡淡的月照着，花影橫窗，晚風輕輕、輕輕的吹拂着。

術仁，我感到一半兒溫馨，一半兒冷。

拿起筆，我想寫下我的感情，該怎樣描繪呢？那一種春心。一次、二次、三次，想把整個心兒的話寫下，總覺得太嘮叨。

術仁，那是一半兒連真，一半兒草。

綠窗下，沒有了人聲，夕陽已西下，遠處起了炊煙，我的爐兒仍冷。我閉上門，斜倚着牀，感到眼兒昏昏。

術仁，那是一半兒微開，一半兒盹。

幾時讓我們携手逛湖濱公園？

幾時讓我們並肩遊獨立球場。

我要在你身畔告訴你，我不能沒有你，不能啊不能沒有你！你，你，你……

衛仁衛仁衛仁衛仁衛仁衛仁……

衛仁衛仁仁仁仁仁仁仁……

衛衛衛仁。

衛仁。

衛啊！

仁啊！

斷一寸柔腸

「衛仁，你只來那麼一次，爲什麼？難道第一次也就是最後一次？」艾美問着空房。外面，公狗們勁頭十足的叫個不停。

是第一次，艾美吃下了安眠藥。

這也是最後一次。

結束前

中央醫院。

在氧氣的輸送下，艾美掙扎了卅六小時。

醫生已經暗示，可以開始準備後事了。

來了一個男人。

他走到艾美的面前，低下頭，說：「艾美，是我，是衛仁！」
沒有回答。

「唉！」那叫術仁的嘆息一聲說：「好好的，爲什麼吃安眠藥？弄到這個地步！」
艾美的眼皮動了一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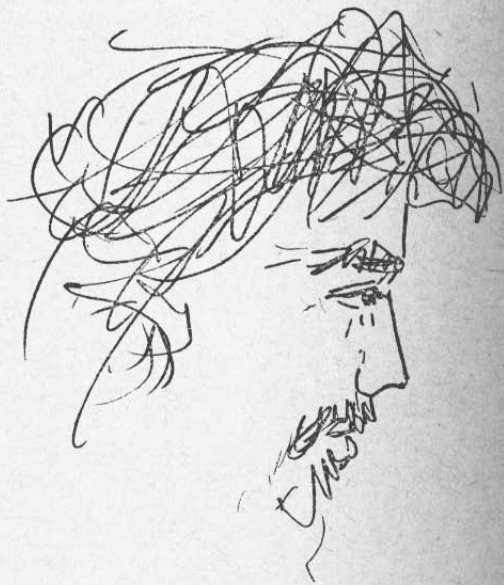
「我們有了那次的關係後，我總覺得犯了罪，太不道德，妳也說過，是姦人之妻。所以，我失約！我是想懺悔，我在約會的時間去教堂，我請求上帝的原諒，我也彷彿覺得上帝真的原諒了我，我自信我的失約是最道德的表現，艾美，妳說是嗎？」術仁抬起眼，望着艾美。

艾美沒有回應，她聽完失約是最道德的表現那句話，便斷了氣……。

拉笛夫作

牧羚奴譯

拉笛夫的詩



拉笛夫(a. latif mohidin)，誕生於芙蓉，九歲開始作畫，復留學德國，畢業柏林美術院(BERLIN ACADEMY OF FINE ARTS)，是一個不妥協的馬來現代畫家。這位烏黑、瘦小、大眼睛、帶眼鏡、留長髮、蓄山羊鬍、穿拖鞋、早餐吃生紅蘿蔔的馬來畫家，用他的彩筆的另一端，用他的母語，在今日馬來文壇上，寫現代詩。他的詩，在印尼「地平線」(HORIZON)雜誌出現之時，甚得印尼讀者的歡迎。拉笛夫也履痕處處，跑過不少地方。他的詩的語言凝煉，意象奇特，音調鏗鏘，在詩境上，沉瀟着一種悲情。

(錄自學生周報六二四期文藝專題)

一隻流浪的賊魚

1

一隻老賊魚

來自深海

有着黑色的血

突然在窗的玻璃上

匍行

生活在污垢

和海洋風暴之間的你

出生時只有眼睛和觸指

以便你去流浪

（我的祖母曾經述說

關於你的過去

而正在等待的我

自孩提開始

就不會有過光輝）

2

你流浪

一直在流浪

在水底

在沙裡

在茅草上

在田間

夢醒，愛情的

日子，苦痛

流浪

一直流浪

從饑饉之中解脫

厭倦，戰爭

禮儀，死亡

超越歷史，超越時代

流浪

一直在流浪

我不知道

你的年齡

我不會知道

你的秘密

3

一隻老賊魚

來自深海

有着黑色的血

突然在窗的玻璃上

匍行

正在等待的我

自孩提開始
就沒有機會詢問
而你繼續流浪

湄公河

1 湄公河

我選擇你的名字
因我這般孤獨
我要將我的胸膛
深埋入你的河床
我的右腳，向月
我的左腳，去向太陽
我的心，將隨你的流水
一起流去
我的名字，向海
我的聲音，去向羣山

2 湄公河

你的呼吸如此平和
你的步態如此自在

在你的岸上

有位母親，哀哀找尋

她愛兒失去的聲音

當她的臉，壓着

你的臉

你仍會悠然微笑

3

湄公河

停止你微波日間的舞蹈

在你的河床

我看到了滴血的花蕾

受傷的石頭

今夜，風暴將來自北方

你的雙岸將破裂

你的河水將變紅

而你的激流，將比

尼亞加拉瀑布更爲狂亂

論拉笛夫

賽利斯作（註①）

地中海譯

那個早晨拉笛夫說他做了一個很不錯的夢，他注視着月亮從雲裡出來，他是真的注視着月亮，但却不是在夢裡。因為在前幾晚的一個深夜，我看見他從房裡出來，他走到屋外，站在那裡注視着月亮。「真的？」他說，「我還以為是個夢。」

（註②）

什麼是夢？還有，它怎麼不是真實的？或者，什麼才是真實？人在夢裡和在醒着的時候對於一種經歷的感受並沒有什麼不同。那麼，夢裡的經歷怎麼會不是經歷呢？也許那是因為我們醒後想夢不是真的，不然的話，在一種過去的經歷和一個過去的夢之間根本就沒有任何的區別，它們都一樣變成我們的回憶。當我們在經歷某件事的時候，我們需要整個的自我——心靈和身體，所以我們能夠充份感受到那種經歷所給我們的快樂，或者完全失落於痛苦和驚懼之中。我們的夢，甜蜜的或者是可怕的通常都比我們對真實的感覺來得更真實，因為我們創造它而

生活在它裡面。我們所面對的現實，所處的環境，並不完全是我們創造的，我們的社會、宗教、政治領導層訂立了很多規格來引導我們的生活，而所有我們不能接受的都成爲一種不滿。可是當我們在看一幅畫——拉笛夫的畫——或任何比較特別的畫的時候，會有什麼反應？不管怎樣，我們的眼前的的確確有一幅畫，我們也的確確在看它，而我們之中仍然有很多人看不見，爲什麼？怎麼會有人視而不見呢？這就是一種規格，也就是我們社會裡特有的藝術活動性和藝術意識。如果有人對藝術發生興趣，我們便覺得他應該走向羣衆，在我們的社會裡，一個對藝術有興趣的人也正是這樣，反之，如果一離開羣衆，他便迷失了。因此，當一個人在看一幅畫的時候，只是他的肉眼向着那幅畫，像一架攝影機的鏡頭，除非按下機鈕，活門移動，否則菲林便不能感受任何影像。我們的心智，不管它感受什麼，都和透鏡、活門後面的菲林一樣敏感，所以一個人如果有心要看一幅畫，而且也的確在看着，但還是有些障礙，他總是要認出畫中的物象。「那是什麼？」事實上就是主要的障礙，一種需要人去分析、分類和命名的程序，而除非一幅畫有了名堂，否則我們便無法從字典裡找出它的意義。我們不需要查閱字典是因為我們記得那些名詞，而通常我們能够這樣是因為這正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再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看了。我們一直在做着同樣的事，訓練和習尚使我們養成重覆的癖性，久而久之，我們的需要固定了，我們對事物的看法也有了標準，即使我們的問題也早已有了解答，記憶過去的事物和經歷，也就是我們所驚嘆的一種模倣和重覆的能力，我們稱之爲知識。在不斷的做着同樣的一種事物，我們的知識——也就是那些以一種有限制的形式保留在我們心智裡的那種對過去的記憶——反而阻止我們去嘗試一些新的和有創造性的東西。我們只是做習慣上而不是自然的反應，要嘗試一些新的和有創造性的東西，我們的心智，也應該和那些東西一樣的新和有創造性。隨和使我們感到安全，並且我們也相信它是對的，我們讀各式各樣的指南——應該去那裡，看什麼，住那裡，應該買什麼，吃什麼——我們閱讀是爲了要遵照書上的指示，去看那些大家都已聽過的——也

就此堅信？

如果有人不能看到別人在拉笛夫的畫裡所看到的，那有什麼關係？如果有人
的反應是自然的，出自本性的，那麼他將不會再對通俗的名聲感到興趣——拉笛
夫的俗名是「一個男人」，他的作品，則是「畫」。反之，拉笛夫就是拉笛夫自
己，而他每一件作品本身都是一樣完整的東西——爲什麼我們不能夠不附和，不
囿於物象？難道感覺也是一種物象？我們的內在是否因而失去一些有生命力的東
西？

可是，對於這些問題，拉笛夫是這樣處理的——

當荒涼襲過心胸

古老的河，從一個甘榜，

流向另一甘榜

村民的臉，早已轉向都市

蝴蝶也是，久已失去

牠們那彩虹的顏色。

當你的雙岸曳去

當你的村落曳去

把你孤寂的淚

拋向山犬

山犬已失去牠們狩獵的月

拋向訊鳥

訊鳥已失去牠們所鍾愛的洲汀

註①——賽利斯 (SHALEISH)，一個不賣作品而人家也不買他的作品
印度雕塑家，他完成一件作品後，不是把它送走就是打破。他對一切已被接受的
社會現象常感到格格不入，曾有一度因被阻於關卡而差點要撕破他的護照，他也
從此「永別」了他的祖國。他出身經濟系，却變成一個相當夢幻且是哲學味道很
濃的雕塑家。他討厭評論家，尤其是那些專靠評論以獲取名利的評論家。他討厭
在公共場所特別是在展覽會場盲目鼓掌的人眾。他不賣他的作品，人家也不買他
的作品，據他自己說，這是因為他的名字並不與畢卡索等人並列的原故，而羣衆
用來表示他們懂得現代藝術的唯一方法是一窩蜂搶購畢卡索。

註②——拉笛夫患有夢遊症，夢發時常是月明之夜。

註③——拉笛夫的一首詩作，詩名「古老的河」(Sungei Tua)，牧羚奴
譯。

A·嘉化·依布拉欣作

梅淑貞譯

與拉笛夫一敘

一九六九年三月八日星期六下午四時

我去阿通得拉的家，本來是想和民哥梨先生——蘇聯駐馬來西亞大使館文化協會代表——作正面接觸的交談的。可是民哥梨先生事務纏身，不能前來。

在阿通的家中，我再次與拉笛夫見面。說明一切後就和拉笛夫一同到吉隆坡甘榜峇汝海爾路的歡樂餐室去。邊喝邊吃麵包，我們就談了起來。

——眼鏡到那裡去了啦？

——在八打靈再也，瑪哈·野因的家中。

——不戴眼鏡時你的視力會怎樣？

——差不多模糊不清。

——不會有所損失嗎？

——噢！不會。有時候那樣子我反而輕鬆多了。因為我常常已把世界看得很清楚透澈的原故。

——在朦朧中看世界，一定會有損失的。

——當我看到某種事物模糊不清時，我常作種種與實存的事物有關的推測。同時也在這個時候，我視覺的想像力開始四處遨遊。

——它的益處呢？

——我可以看到多種心象。從那些剛提及的心象中升湧起很多聯想，這對於我的創造力是很重要的。

——對於你的感官，你會否清楚的注意過及估價過？

——對的。因為我們常人常不關注自己感官的價值。

——你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必須對自己的五種感覺加以留意。或者只是說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必須關注到全部六種感覺。

——例子呢？

——我常在燈光熄滅後的黑暗中聽音樂。在那種被黑暗所籠罩的音樂氣氛裡，更增加了那音樂對我所產生的細膩美感。或者爲了使眼睛更尖銳化，爲了使我對各種氣味的價值有更深的感受，我也到巴利去。

——我可以確認你是個不安定的人。不安定的人有一個特點，即是：不能在一個確定的地方安居下來。從這些接觸裡四處遊歷正說明了你是在逃避現實。

——是呀，我也不明白自己爲什麼會變成那個樣子。

（在餐室的桌檯上擺着一些未經煮熟的江魚仔。這些江魚仔是拉笛夫從他的旅行袋中拿出來的。當拉笛夫出外遊歷時，這個旅行袋就隨身帶着。）

——這個旅行袋裡還有些什麼東西呢？

——烟斗。書本。火柴。還有詩章。

——爲什麼那些江魚仔……（當看見拉笛夫再把幾尾魚放入他的口中時，我

也有樣學樣的照吃一番。)

——閒談時我們常喫炒豆及蝦餅。我把這些和江魚仔間隔着來喫(江魚仔的微笑)。

——我知道你剛從泰國及寮國遊歷回來。

(他點點頭。)

——你遊歷時帶了些什麼去？

——自己。

——你自己裡面有些什麼？

——血。肉。骨頭。呼吸。尊嚴。希望。疑惑。夢。悲。喜。在人的身體內除了這些還能另有些什麼？

——你遊歷時的方法是怎樣的？

——跳跳蹦蹦的方法。就是說：有時坐囉哩。也有時坐汽車。貨車。巴士。火車。當然，最多時候是以兩隻腳來走路。

——在遊歷時你的才智興趣是放在哪方面的？

——遊歷是表現一種漫長的但積極的人生過程。遊歷時我看到和感受到各式各樣的挫折、悲傷、快樂、失敗、勝利、死亡、驚愕。

——遊歷是否是一件值得驚羨之事？

——遊歷並非全是令人驚羨的。在遊歷的生活中經驗着各種各樣的新的價值才是令人驚羨的。而你也必須明白在遊歷生活中經驗着新的價值也會令人生厭倦的。

——看啦，在現實裡，你正尋找又尋找着爲生活而生活的生活底根。

(我們離開了歡樂餐室，到星期市場去躍躑，又再回到阿通得拉的家去，看電視片：It takes a thief。隨後我對昏昏欲睡的拉笛夫說：讓你的腳踏車載我一程。我被迫變成了在「救生員雜誌」中的「欲斯發」的後座騎士。)

於一九六九年六月

雨

不知你們有沒有嘗過雨淋的滋味？

也許是我得天獨厚，各式各樣的雨淋形式，我都經驗過。

最快樂的雨淋，大概是我五歲六歲的時候。那時候在鄉下，院子內有一塊小小的凹地。天一下雨，那塊凹地就積滿了雨水，鄉下既沒有游泳池，也沒有可供游泳的河流。於是，那一池黃污的小水潭，倒變成了我的小樂園。光着身子，在小水潭中奔跑跳躍，身上臉上，濺滿了黃色的水珠，笑着叫着跑着——偶然地一個大筋斗，喝了幾口沾滿病菌的污水，那種趣味，我想，即使如今讓我在太空中浮游一番，也不會有那時候喝污水的高興與驚奇。我的父母是鄉下人，當然也不知道在大雨交加的水池中遊戲，會有觸雷的危險，所以也就從沒有阻止我在污水中游泳。大雨打在臉上和身上，不但冰涼有趣，而且有時候會打得你皮膚紅痛，癢癢地，麻麻地，有說不出的感覺。眼中是雨，臉上 是雨，口中是雨，忽然之間

，好像雨變成了我，我變成了雨，我和雨成了一個整體。

十五六歲時，隨着父兄到田地上鋤草或割麥，大風一起，塵土飛揚，烏雲密布，雷電交加，緊接着，傾盆大雨就來了。凡是在田地耕種的農人們，每一個人都是彎曲着身子，一手緊緊按着頭上的草帽，一手握着農具，慌慌張張向村內跑去。這時候只有兩個人，怡然自得地在滂沱大雨中漫步。一個是我們村中有名的傻子。別人問他爲什麼不跑着回家？他說：「跑得快又有啥用？前面不也是正下着大雨！」另一個人就是我。我呢，索性扔了草帽，讓雨點打在臉上，雨水順着脖子，流了全身全衣，地上泥濘滑溜，故意踉踉蹌蹌地跌上一交，弄得滿身滿手滿臉都是黃泥。反正那個傻子也不會笑我，他在雨中安步當車，我則在雨中奔走如飛。一直到雨停了，我才拖着泥人似的身軀，跑回家中。我的母親免不了要責罵我一番，然後爲我烘火換衣，爲我裏薑汁，爲我舖床，讓我躺在被窩中好好睡它一覺。

童年的雨，多數是快樂的。可是，一過了童年，我所遇到的雨，不是憂思難解，便是愁氣鬱結。

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我住在一個多山而又多雨的地方。一到雨季來臨，太陽好像被埋在雲層裡面根本就無法鑽出來似的，一連三四個月，難得有一兩個晴天。天天都是下雨，下雨，下雨，任憑你是一個沒有心肝的糊塗蟲，也會被那種連綿不斷的雨絲，織成一副無法解脫的網羅。這種雨不是傾盆式的大雨，而是芝麻式的雨絲，打在臉上沒有感覺，下在地上也好像沒有感覺。可是，它就是幾天幾夜不斷地下，下，下，下，下得你連心都要失去。那時候，我已經不再有在雨中狂奔的興緻，只好坐在屋簷下面，不見山，不見人，不見樹，不見木，只見到那如絲如粉的茫茫一片的雨霧。我本來是個樂觀好動的人，如今却變成了多愁善感的旅客。日記上記滿了客地的愁思，我居然也會無師自通地寫我自己才看得懂的新詩。那時候我常常在想：人，到底算是那一類型的動物？其他的住在這山上網在這綿綿雨絲中的動物，牠們對這悶死人的細雨又有什麼感覺呢？我又忽然地會想

到人到底爲什麼要生、人爲什麼會死的問題？人的壽命雖如此短促，而人世上的災難竟如此衆多……這些問題本不易解答，也就越想越亂，越亂越想，越想越愁，無端端地平添了許多解不開、推不走的憂鬱。

當一個人無法承當這一份沉重的憂鬱時，他會忽然撕破憂鬱，轉變成半癡的瘋子。我那時候，有好多次，曾經獨自一個人在雨中跑到山澗的崖石上，真想一下子躍進山澗去自殺。我用力地腳踢巨石，用力地搖撼大樹，用力地在山林中東奔西跑，最後一直到筋疲力盡，才獨自慘敗鷄一般，回到孤獨的宿舍。

那些雨中的趣事，不論是快樂的，憂傷的，或者是充滿憤怒的，如今對我來說，好像都已烟消雲散。以往的我，不是今日的我；在今日之我的身上，再也找不出以往之我的氣息。

現在，我又何嘗沒有遇到過雨？傾盆大雨，濛濛細雨，短驟的雨，綿長的雨，它們仍然在我的身旁飛舞墜落，可是，我今日却熟視無睹。傾盆大雨來時，我不是鑽進汽車，便是在辦公室還沒有出來。雨有時仍會飛到我的臉上，我用手帕一揩，揩過就算，忘得一乾二淨。至于濛濛細雨，既無愁思可起，也無靈感如湧。

不知是如今的世界麻木，還是我自己麻木？不知是如今的世界失落了我，還是我失落了這個世界？

何謂高級？ 何謂低級？

孤
鳴

電視台最近有一些商業節目，時常有一些無聊、甚至於低級趣味的表演。有位觀眾看了不順眼，爲文在報上批評。可是有人竟回答說：「節目內容引人開懷大笑，何謂高級，何謂低級，實在無從以尺碼衡量。」這種言論，不禁使人想到，有些人文化水準之低落，缺乏藝術修養之程度，實在是驚人的，竟連何謂高級、何謂低級，亦不能分辨。

果真世事無所謂高級趣味和低級趣味之分嗎？答案是很簡單的。只有有文化水準的人才能有分別。

人是動物之一種，在本能上有許多是一樣的。可是人與動物還是有不同的地方。其中一種就是：動物無文化，人有文化。換句話說，人是一種有文化之動物。以文化來做分界線，那麼我們就很容易地分出什麼是屬於低級的，什麼是屬於高級的了。只有動物本能的行爲，

一般來說是屬於低級的。本館加上文化就成爲高級了。這也是人離開動物羣的第一步。

人離開了動物羣，成爲有文化的動物，所謂「萬物之靈」。可是文化的範圍是非常廣泛的，因此人與人之間的文化水準也就不同了。文化水準多方面的當然是屬於高級的，反之當然是屬於低級的。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幾年前，在政府大廈前舉行一個向日本討債大會，群眾數萬人。在開會以前，有音樂播出，可是播出來的音樂竟是「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在這樣一個莊重悲痛的場面，播出這種音樂，一個普通人也可以分辨出來，這是適合的，還是不適合的？也可以分辨出來，播這種音樂的人，音樂修養是高級的，還是低級的？

罵人也是有高級和低級之分的。低級的罵人，只要到河邊碼頭走一趟，那種不必進學校也會懂的罵人言語，馬上就會傳入你的耳朵。這樣的罵人，就屬於低級的。高級的罵人簡直不出粗言，但是却要經過思想才能說出來的。幽默大家蕭伯納體格瘦長，某日遇一大腹便便的富翁。

富翁說：「蕭伯納，我一看到你就曉得你們這裡在鬧飢荒。」

蕭伯納馬上回答：「我一看到你就曉得飢荒是誰造成的。」直落到底。一句話包括個人、社會、經濟、政治在裡面，這是高級的罵人藝術。

在巴黎會議中，美國首席代表哈里曼對北越代表春水說：「生活在自由的國度裡的人，是不會曉得自由是怎麼一回事的。」哈里曼在譏諷春水不知自由是何物。春水卻不客氣地回答：「假如自由的意義是包括暗殺總統，那麼我們不希罕這種自由。」兩人針鋒相對，同樣地不直接罵人而罵了人，高級與否，立可識別。

在現社會內，拍馬屁已成爲一種專業。有些人根本就是以拍馬屁混飯吃的。舉一個例子吧：某日甲乙兩富翁各帶一個隨員赴宴。甲富翁是留鬍鬚的，乙富翁是沒有鬍鬚的。甲富翁吃飯，一粒白飯黏在他的鬍子上。甲隨員看了就說：「老爺，你的鬍鬚上有一粒銀珠。」拍得多美呀！乙隨員看了這種情形，也想表現一下自己的才華。乙富翁是沒有鬍鬚的，吃的又是米粉。一條米粉黏在口旁。乙隨員就說：「老爺，你的屁股旁邊有一條小虫。」乙富翁馬上駭他一頓說：「×××，你說什麼？」高級、低級，文雅、粗俗，分得清清楚楚。

在文學上有許多名著，作者以高超的寫作技巧、豐富的想像力和感情，創出了不朽的作品。讀者讀了會起共鳴、感動，而從這些作品中吸收經驗，領會到人生的意義。這些作品受得起時間的考驗，都是高水準的作品，成爲人類文化的寶藏，像「悲慘的世界」、「人間的条件」、「簡愛」、「基度山恩仇記」、「約翰·克利斯多夫」等。反之，一些只利用人類弱點來作題材的「作品」，尤其是以低級趣味爲題材的作品，特地以誇張，甚至於歪曲事實的手法來描寫的言情小說，引誘一般年青無知的讀者，這種讀物不久就被遺忘了。像此類讀物，我們稱爲低級趣味的讀物。本來，「性」是人生很莊重的一件事，但由低級趣味的人處理，便流於低級；真正以藝術表現這方面的高級好作品太少了。

在笑劇電影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Jerry Lewis 和 Charles Chaplin 早期的片子。在 Jerry Lewis 的片子裡，你看到那傢伙，整天就是裝腔作態的、無中生有的表演，Charles Chaplin 早期的電影就不同了。他向現實社會找題材，才以藝術的手法來表現，有內容，幽默和諷刺。看了那部「摩登世界」，使你笑中有淚，曉得什麼是生活，什麼是畸形社會；可惜後期的作品落入低級趣味了。這是藝術家

一生最不幸的事。

在公園裡，我們時常可以看到上半身裸體的小孩子，搖搖擺擺地走着。雪白的肉體在那綠色的草地上搖擺着，那是多麼天真，多麼美麗的一幅圖畫。可是假如一個行將就木的老頭子，也在同樣的情形出現，將會使人有什麼感覺？

事實很顯明地看出，某種題材、動作、行爲，在某種場合，對某種人顯示，產生某種的效果。假如這種效果是自然的、美麗的、健康的、有意義的，那麼我們稱爲高級趣味的；反之，就是低級趣味的。不能否認，大眾目前還不能接受比較高級水準的東西，應予教育培養；電視應在這方面作一些努力。假如不但不能把大眾之趣味提高，還一味把低級趣味的東西塞入他們的腦中，這樣下去，以後國家將變成一個馬戲團了。

川谷的散文

飛越

巴士馳過松林邊，我指着林梢隱約的尖頂，告訴你說那就是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地方了；於是你眼睛閃着回憶；我也記起那教堂裏的講道，及那球場邊的營火，那時我們的心都個別繫在另一個人的身上。可是剛剛見到你時，你有恃無恐地靜靜等我喊出你的名字，我却記不起了。不該怪我的，上蒼安排我們的見面總是那麼偶然的：六六年十二月，在八打靈教堂；六七年八月在板城海濱；六八年六月，在星島街頭；而此時又回到初相識之處了。這些，都說明了我們是何等的飄泊！

往事都不再提起，你的我的都够各自講上三日夜。

我決定明天回老家了，你這麼說的。

雖然我們正處於飛馬一般的年齡，但看你疲憊的眼神，我還能說什麼呢？也許你已倦於奔波，也許你更歷盡人事，你沒有舊時的天真了。

你竟羨起法國那位十七歲天才的憂鬱，那是悲劇，和莎翁完全不同的悲劇！莎翁的悲劇有一種美感，而現代悲劇却是那麼的殘酷，雖然我們是無可奈何的。街上那麼多行人，我真想捉住一個問：請你告訴我，你也憂鬱嗎？你是否也無可奈何？

我們都有過強說愁的年代，拼命寫些淡淡的哀愁呀，相思樹下等你呀什麼的，如今算是擺脫那些枷鎖了，可是又面對着環境的、生活的挑戰。再克服這些時，不管是一條平坦的道路抑是更深的坑，時間總會把我們推前去。

縱橫五萬哩，點點線線上都有浮雲，都有陽光，且飛越這場風雨，來年見面，再說你我的方向吧！

揮手

看完了幾本書，寂靜的夜更寂靜了，樓裏燈光蒼白，樓外街燈也淒清，不聞車聲馳過，就連蟲唧也息了。

心從書中的人物回到這樣的夜裏，眼皮已沉垂，但我仍不捨得就此入寢。今夜是你賜與的，雖然，此刻列車已默着你轟然奔馳向半島的南端。

我閉上眼，帶着書中的感情的幻想，我彷彿回到西濱園，那裏，有我陌生已久的潮聲，只是我再也沒有去撥弄海潮的勇氣了，一次舟覆泅泳，始覺海的無涯。

輕盈的音樂。瘋狂的音樂。池裏搖擺着小舟三隻四隻。這些不屬於我們，我們屬於「戰地鐘聲」，我們屬於「飄」。在走進雲南園的那個上午，對着「力求上進，自強不息」，我只有默望着長空。我該屬於這裏的，奈何這裏不屬於我。走在初長成的草木間，望着那宏偉的中式大樓，我真渴望能讓我聽到一次鐘聲。

那夜我們靠着堤，前面洶湧着海潮，背後洶湧着人羣，在那裏，你告訴我海也可以聽的話。我忽然想我們來不來，海潮都一樣退漲，人羣也一樣往來；即使我們沒有走過，那道橋下的水依然長流不息，橋上的車輛也一樣疾馳不休；甚至在認識你之前，在認識你之後，天地都一樣悠悠。

今夜氣笛响起，雨都趕來送你了，我的揮手却是莊子一般瀟灑，像揮別一片雲，回去以後，就不會有旅途上的那些感觸了。

那一顆星是我？

陳君

我坐在梯階上，看螞蟻遊行。我是很愛看螞蟻遊行的，看牠們扛着尋來的食物，出力地前進，很好玩。

——螞蟻永遠都是很忙的。

有一次我聽到姐姐的補習教師這麼說。而我就開始關心起螞蟻來了。牠們不打東西的時候，也是不會亂亂跑的，一定排成一行，黑黑的一行，真好看。有時兩隻螞蟻碰頭了，總要停下來，不知在講什麼？假如我能像童話故事裏的人那樣，可以跟螞蟻說話，就很好了。

我很氣，我狠狠地捏死一隻螞蟻。一隻，又一隻……

椰樹上的多嘴鳥統統飛回來了，吱喳到要死。

死人蚊子爲什麼這樣多呀？

祖母喊我進去吃飯，我裝着沒有聽見。我不吃我不吃我爲什麼要吃？餓死更好餓死才好。

來呀，快點來吃。祖母又喊。對我喊。

這麼小，性子就這麼壞。祖母對屋裏的人說。

婆，不要管她，她是故意這樣的，她以為人家怕她，不吃不是不吃囉，不要叫她。死兄弟弟王八蛋弟弟鬼弟弟烏龜弟弟三脚弟弟，以為你很了不起？以為媽媽疼你就可以整天欺侮人了？

長長的柳絲在我的頰邊搖來飄去，我的眼皮閃呀閃，我，我真要哭了，不好哭呀哭了會給人笑死的，尤其是姐姐與弟弟。那兩個死人鬼。

有一片黃葉慢慢地從樹上飄下來，我想起阿姨。要是她還在，哼，看她們還敢欺侮我不？她總是幫我出氣的。小時候，她常抱着我，要我去看「蝴蝶」，哈，原來蝴蝶都是那些黃葉子（現在我才懂）。刮大風的時候才好看，滿天黃色褐色的，有時也會有青色的。晚上，我哭的時候，她哄我，抱我去看月亮，去望星星。可是後來，她不知道為什麼却死了（她們說她死了）。死原來是那樣的，眼睛閉得緊緊穿得美美睡在一個箱子裏，真好玩！我想：阿姨真像新娘呀！可是她為什麼不叫我拉她的新娘裙呢？那一天我一直生她的氣，我一直躲在房裏，不肯再出去看她。想不到，就看不到了。媽媽說她死了。我記起主日學的先生說過的話，她說人死後就升天堂，而且每一個人死後都可以在天堂相聚；這樣子阿姨一定是去了天堂，不知道天堂美不美？唉呀，為什麼我還不快點死呢？這樣我就可以到天堂去與阿姨相聚了，也免得讓人欺侮。

我又捏死一隻螞蟻，今晚我竟這麼恨螞蟻。

——螞蟻是合群的動物。

姐姐的補習教師（戴着一個眼鏡，整天皺着眉頭的）頭低低地說。而姐姐的嘴吧應着學着，眼睛却看準了桌底下膝蓋上的那本厚厚的書皮很美的不懂叫着什麼瑤的書。我多麼想補習，可是媽媽不請給我，她偏心。媽媽是最偏心的，不知道為什麼？姐姐成天對她大聲喊小聲叫的，而她也常常打姐姐，可是不知為什麼，每次去那裏總帶着她去。至于弟弟那更不用說了，要什麼就有什麼。我呢？我呢？過年的時候我連一雙新鞋都沒有，而弟弟竟有兩雙。紅包錢也是他比我多。我是最討厭他的了。我們每次吵架，他每次都用拳頭打我，疼到要死，媽媽不罵他，姐姐還幫他，好像我不是他們的一樣。

鈴鈴鈴……

電話鈴响了，一定是姐姐的「男朋友」打來的，以為她很美，哼！

那個三脚鬼跑去接，以為他會聽電話很了不起，哼，我也會！

我不知道捏死了幾隻螞蟥。今天我這樣黑心。

喂，妳真的不要進來吃飯嗎？人家都吃好了呀，妳真的想餓死嗎？祖母又在喊。

婆，不要管她，這個小十三點的，跟她講這樣多沒有用，她餓了不用妳叫。死人姐姐多嘴婆誰要聽妳的，我按緊雙耳，可是弟弟刺耳的笑聲一直衝入我的耳內。

哼，餓死也不用妳管，黑心鬼妳以為我很天鬼想吃飯嗎我整碗倒掉妳看倒掉給妳看……
……：。我很氣，氣到一面說話一面哭，我衝入屋裏將整碗飯與菜倒入垃圾桶裏；然後又跑出來，坐在梯階上，我不要捏螞蟥了。

嘻嘻，倒掉不是倒掉以為人害怕妳？不要給妳去妳就這樣媽媽更不要再給妳去。死人弟弟烏龜弟弟三脚弟弟鬼才要跟你講話聽你講話，以後我在學校拿回來的粉筆也不要分給你了。
來，快點來吃飯吃了才讓妳去。媽媽的人明明是偏心還要假好心，假如要給我去剛才就不會說不讓我去，要騙我吃飯以為我不知道。

她們要去看戲要去玩，姐姐有得去弟弟有得去統統都有得去就是我一個人沒得去；不是偏心是什麼？害得弟弟整天嘲笑我。這種媽媽都有！

天越來越暗，死人蚊子越來越多一直嗡嗡响個不停。多嘴鳥預備睡覺了。

喂，十三點，媽媽叫妳來吃飯了才讓妳去。弟弟的豆沙喉聽了都討厭，我會吐。

不去不去你以為我很天鬼去嗎？

換衣啦，還說什麼。姐姐的高跟鞋發亮。才十二歲就學人家穿高跟鞋。哼，穿高跟鞋有什麼了不起？

不天鬼去為什麼妳要生氣為什麼妳要哭？弟弟的皮鞋像鬼叫鞋跟上還有一塊泥，他的身裁像猴子，看了都討厭。才讀一年級會講幾句華語好像很了不起，怕人家不會。

我那裏有生氣我那裏有哭？你自己哭才真不要每次亂冤枉人好不好？（唉呀死人蚊子）

我一邊擦眼淚一邊狠狠地衝入屋裏衝入房裏狠狠地把門碰上，鎖上。
倒在床上，我用被蒙著頭。很氣地大哭一頓，哭了很久很久，哭到沒有聲音……：。：。：。

醒來的時候，房裏暗暗的，蚊子多得要命。我又用被蒙着頭。

外面靜悄悄的，他們那群偏心鬼一定都去了，哼去就去有什麼了不起！

祖母一定在客廳裏看電視！

拉開被，我看到窗外的月亮，不很圓。阿姨不懂有沒有在裏面？以後我也要去月亮上玩，好過在天底下守着它。

滿天的星星。要是阿姨在，我一定不會這樣傷心，而她也一定會陪着我的，死人弟弟也不會老是那樣欺侮我了。

那麼多星，可是，那一顆星是我？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

割魚取鈎記

庫茲涅索夫作
完顏藉譯



SOVIET ILLUSTRATION FROM "BABI YAR"

安納托利·庫茲涅索夫 (Anatoly Kuznetsov)，便是最近在倫敦要求英國給予政治庇護而成為新聞人物的蘇聯作家。他以一部德國佔領基輔時期大屠殺蘇聯人民史實寫成的小說「巴比牙」(Babi Yar)馳名國際文壇。這部書與他的其他作品，都不受蘇聯當局的歡迎。在蘇聯權門眼中，它們大抵都是「毒草」。

巴比牙是基輔市郊的一個峽谷。在那裡，納粹份子屠殺了廿萬名第三帝國的敵人。「巴比牙」一書中所敘述的，便是那一段恐怖日子。庫茲涅索夫於德軍佔領基輔的七百七十八天裡頭，正在那裡體驗生活。巴比牙谷就在他家附近，他目睹着一個風景秀麗的峽谷，變成一座死亡工廠。他通過文字技巧，使希特拉大軍的殘暴歷史重現。全書最動人的篇章，引影評的術語來說，不是那些描繪德軍殘殺蘇聯無辜人民的大場面，而是許多細膩的小特寫。而作者回憶他十三歲那年，如何在聶伯河裡釣到一尾魚時的情景，正是這種動人的特寫之一。那尾大魚是上釣了，但庫茲涅索夫在「牠繼續以那雙蓋滿污土、無心的魚眼瞪着我」時，竟花了大半天時間，才結果了牠那條賤命。下文便是「巴比牙」中這一段最動人的「特寫」。

——譯者

我越想越覺得，那些後我們而來的既聰明又公正而且真正善良的人，將會感到難以了解；這種事情怎麼發生。謀殺——大屠殺的念頭，怎會在一個普通人的腦袋之暗地抽縮中形成。這個普通人是由一個母親誕生，吮吸乳頭，在學校受教育。儻成千成萬的普通人一樣，有雙手和雙腳，有會成長的指甲，(長大成人後)雙頰兩旁有毛髮生長；他會發愁、會微笑、

會望着鏡中的自己、會熱情地愛上一個女子、會在點燃一根火柴時不小心燙到指頭——總而言之，一切都很平常，除了缺乏病理學上的想像力以外。

一個正常的人，看到另一人在受苦時，甚至想到另一個人在受苦時，他在他的想像中，將會看到這一切都與自己有切身關係，或者至少會感到精神上的苦楚。

有時候，市集上有魚出售。當然，我們買不起。但當我心中有着如何找點東西充飢的狂妄念頭時，我想：「爲什麼自己不去釣魚？」

我以前曾與我的小朋友釣過魚。你曉得，這是樁賞心樂事。說真的，我有點可憐那些魚。但我通常把牠們放在一個袋子裡或一個桶裡，牠們在裡頭跳來跳去，一直到睡去爲止。那時我並沒有親切地地理會過。只知道稍後牠們進了湯裡的味道是多麼地甜美——簡直像夢一般！

我的釣鉤與釣竿簡陋不堪。但我認爲這些傢伙拿來開個頭總够應付；傍晚我挖蚯蚓，天一破曉，我便趕到聶伯河去了。

介於庫連尼夫卡與聶伯河之間，有一片寬濶的青蔥草地，一直由河岸開始。在春天，這片草地時常被水泛濫，變成了一片伸展向水平線的海洋。我花了頗長的時間走過這片草地，我的雙腳因此濕漉漉的，但飢餓與釣到大批魚的念頭却鼓舞我。

聶伯河岸多沙，有廣濶的沙灘與岩石，水是一片褐色。這裡沒有東西足以提醒你想到眼前的戰爭與法西斯份子。我想聶伯河必定像古代那般，它的水道有着奧勒格太子的戰船川行或有着史干地那維亞的華蘭基族人或希臘人的商船在那寬濶的水道中航行。這一類的思潮在一個人的一生中來回起伏，直到最後才變成索然無味。而那時我只有十三歲。

我把釣魚的線投下，把那小盒蚯蚓放在衣袋裡，開始隨浮子、沿水流而下。聶伯河的水流湍急。我可以採取兩項行動：不是駐足當場、每分鐘交換投釣一次；便是隨着浮子沿下流而去。

我必定跑了半哩以上，才來到一片擋住去路的燈草心與植物薔薇花叢，但我一條魚也沒

釣到。我回轉頭，向回路再走一趟，結果仍無所獲。我這樣的跑來跑去，活像一個傻瓜，心情愈來愈煩燥，但顯然的，我的做法必定有差錯；不是我的墜子繫得不妥當，就是選錯了地點，再不然該是魚餌有毛病。太陽已經升高，天氣愈來愈炎熱，我一點東西也沒吃過；好像弄伯河中的魚已死光似的。

心裡着惱，肚子又餓，我幾乎哭出來，我曉得魚兒上釣的良機已失，我決定向一個草叢中間的一個小潭試試運氣。雖然我怕釣鉤會被草根纏住，而那正是我唯一的一枚釣鉤。

這個小潭與河隔開，只間接受河流影響。潭水看來只是繞圈子流動。我不曉得它有多深，但憑着猜測，我把墜子盡量擡得高，然後投釣。那浮子幾乎馬上動彈起來。

當浮子沒入潭面的一刹那，我便使勁把釣鉤由潭再拉起。有東西已經把我的蚯蚓吃了。好——好戲正在後頭。我再裝上魚餌，再投下釣鉤，在潭底深處，好戲重演了。

但不管我怎麼賣力，怎麼裝魚餌，拉起魚鉤時，鉤上老是空的。那魚比我還狡黠，我全身是火，急着要釣到點東西，即使是一條與我的小指頭一般大小的鱖魚也行！

突然間，當我把鉤子一拉時，我感覺到東西重甸甸的。我心頭一驚，以為鉤子被草根纏住了。但此同時，我發現不是草根而是一條魚。我急不及待，全沒想到牠是可以掙脫的。我拉的力道過猛，牠竟從我頭頂飛過。我得意地投身草叢，只見牠跳前跳後。「呵哈！聰明的傢伙，你鬼計多端！你的拿手本事這回用老了！我這回抓到你了！」這真是一個多麼令人興奮的時刻！凡是抓過魚的人都會曉得我這話的意思。

那是一條鱖魚，在我初初看來，牠顯得格外大。牠很可愛，身上有青紋與有淡紅的鱗，有彈性，發亮如同玻璃，簡直宜於入畫！

但我的運氣不濟。那鱖魚吃餌時，太過饞嘴，把它吞得太深。線從牠口中垂出，釣鉤則深陷在牠的肚子裡。我一隻手緊抓住牠那富有彈力與正在扭動的身子，另一隻手則試圖把牠肚裡的魚鉤弄出。但鉤子好像已鉤住牠的一根骨頭。我繼續使勁拔——越拔越用力，那魚的尾巴不停搖動，張口，以那雙突出的眼睛瞪住我。我耐心全失，施展渾身力道來拉；線被拉斷，鉤仍留在魚腹中。當時我感覺到好像有人正想從我體內把一枚鉤子拉出來一般，我竟出了一身冷汗。

我分明知道，這正是一個小孩的「軟心腸」處，我願以此受任何漁人的嘲笑。但我當時是孤身一人在河邊；那天天氣晴朗，陽光溫暖，河水閃閃發光，蜻蜓停歇在燈草心上，我已沒有魚鈎可以釣魚了。

我把那條鱸魚拋到老遠的草地上，然後坐下來等牠睡去。我不時聽見牠在草地上翻滾的聲響；牠依然跳着。之後，靜了下來。我跑過去，用腳趾動牠，牠開始在泥土中扭身，與塵土撞擊，牠的美姿在一瞬間消失。

我走開，整個人墜入思潮裏，並等了好久。最後我完全失去耐心，又跑回去，牠依然跳着；這情景開始折磨我。我抓住牠的尾巴，將牠的頭猛擊地面，但牠張口，瞪着眼睛，不肯死去，地面太軟了。

我在光火中，把牠高高舉起，舉到我的頭頂，然後狠狠地將牠摔在地上，牠像一粒球反彈而上，但繼續翻滾，繼續跳躍。我跑去找一根木條，找到了一根彎曲的樹枝，迎着那鱸魚的頭上一擊，但牠繼續以牠那充滿污土的、無心的魚眼瞪我，我以樹枝向牠頭部加上一擊，用更大的力氣，它直入魚肉，那魚終於躺在那裡，不動了。

直到那一刻，我才記起我袋子裡有一把小刀。我雙手發抖地把那鱸魚割開，花了相當時間在牠的體肉搜索，對着那股腥味，我鼻子移開。我在魚的滑手內臟裡找到了我的那枚生鏽的鈎子，鈎上的蚯蚓仍完好無缺。但這時那條鱸魚血肉模糊，樣子難看，好像是我從一個垃圾桶裡拖出來的一般。我想：生命究竟抓向什麼，要緊緊抓住不放？為何那魚那麼充滿彈性，身上為何有青紋有紅鱗，難道牠非得如此凌遲致死不成？我手裡拿着那條可憐的、腥臭的鱸魚屍體，我知道經過這一切之後，我將永遠無法再吃牠們的肉，不管我肚子多餓。

其時，我不過剛剛開始體驗生活。稍後我殺了許多畜生，大的小的都有；殺馬尤其令人難受。但我還是宰殺牠們且吃其肉。但那都是稍後的事情。

那個陽光燦爛的星期天，當我正在笨手笨腳地應付那條鱸魚時，在巴比牙谷那兒以及整個大陸上，機械正在走動。我現在所述的，與殺害畜生並無多大關係。我談的是人的想像力，如果你有任何想像力，你便會想到，即使是殺死一條魚，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附錄：

庫茲涅索夫給蘇聯作家聯合會的信

這封信的華文譯稿原刊於一九六九年八月廿二日出版的南洋商報文藝版，是署名「修」的一位作者的「逃奔英國的庫茲涅索夫」一文中的譯錄。這期，本刊刊載了完顏藉譯庫茲涅索夫的小說「巴比牙」中的一節，故將這封信一併選刊，以了解這位蘇聯作家對文學的看法。

我自一九五九年起便是蘇聯作家聯合會的會員。我曾著過一些書。寫這些書時，我會試圖依從「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原則。但我每寫一部書，處境越來越受限制以及愈來愈困難。經過長時期的反省與許多實際經驗之後，我終於發覺「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全然錯誤、愚蠢與反動性。

我堅信，蘇聯官方文學的最可怕的失敗以及它處於完全一蹶不振的時期，正是由於將「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獨裁手段，特別是「黨內容」的教條加諸它身上的結果。

我不願繼續作為蘇聯作家聯合會的會員。我要求你們解除我的會籍，解除我所担任的都拉區作家機構副秘書的職務。

巴比牙

葉夫杜星可作

牧羚奴譯

在巴比牙沒有紀念碑——
那險峻的山坡是唯一的墓石。
我怕。

今天，我像猶太民族一樣古老。
我覺得現在的我是一個猶太人。
我，在古埃及流浪。

現在，被釘在十字架上，我死了
至今我還是帶着釘痕。

我覺得我是德烈弗士

高尚的公民檢舉我審判我。
我在獄穴內。

我被陷捕，逮住，被吐唾，辱罵
而貴婦們穿着鑲有布魯塞爾花邊的衣裳
尖叫，用陽傘刺我的臉孔。

我覺得我是拜洛斯篤的一個男孩，
血迸流且流過地板。

大葱和伏特加的濃味
酒肆裡的好漢們

正在暴亂

被踢到一邊，我無助：

在「打殺猶太人，拯救俄國」的咆哮中，
我向反猶的暴徒求恕。

一個五穀的商人毒打着我的母親。
哦，我俄國的同胞們！你了解你。

由衷的，你確是天下一家的。
可是，那些污穢者，徒然的

時常弄髒

你最最純潔的名字。

我知道我的母親土地是多麼美好
我知道那些反猶者是多麼邪惡

他們安詳地誇示自己
是「俄國人民的團結」。

我覺得我是安妮·法蘭克，
脆弱得像四月裡的一根樹枝

而我充滿着愛
我不需要空洞的言詞。

我要我們彼此相望

我們能夠看到嗅到的太少

不管是樹上的葉子或是天空。

可是，我們可以做的還是很多

我們可以在一間暗室裡柔情地擁抱。

有人來了？不要害怕——

那是春的聲音。

你來，給我你的嘴唇。

有人正在撞門。

不，那是冰雪破裂的巨响……：

野草沙沙滾過巴比牙。

樹像判官，威嚴地向下看。

這裡的一切靜靜地嘶喊。

而我除下了帽子

感到我的頭髮正在轉白。

我是一陣死寂的嘶喊，

向着千千萬萬埋在這裡的人們。

我是每一個這裡被射殺的老人。

我是每一個這裡被射殺的兒童。

我的每一個部份，永遠記得這些事。

讓「天下一家」响起

當世上最後一個反猶的人永終入土。

沒有一滴猶太的血在我的血液裡，

每個反猶者却痛恨我一如痛恨一個猶太人，

因此，

註①：「E·葉夫杜星可 (Eugene Yuzhenko) 是俄國詩壇上的名詩人。他也在西方世界贏得多少名聲，這是一首攻擊反猶者的詩「巴比牙」的廣泛流傳有以致之。一九六一年，這首詩發表在蘇聯作家協會的機關報「文學公報」上。它充滿着熱烈的感情。它追溯德國人在基輔的大屠殺：一九四一年，約四萬名的猶太人在一個名為「巴比牙」的山谷被謀害。這首詩譴責反猶主義，特別是那些粗俗、昏庸、落後的蘇聯人的反猶主義。在革命前的時代，這種偏見得沙皇政府的鼓勵而造成大規模的反猶暴行。反猶主義仍然潛伏在一些偽愛國的蘇聯人之中。」「這首詩會遭蘇聯某方面激烈的批評，因為存在蘇維埃共和國的反猶主義並不被覺察。民族主義真不能跟共產主義的理想並比，一份文學雜誌「文學與生活」指責葉夫杜星可對共產黨官方反對反猶主義這一事實故作不知，它形容葉夫杜星可是「侏儒的世界主義者」……」O.A. Carlisle: The Young Men of Moscow 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赫魯雪夫在演詞中唾棄這首詩，也因而觸發了攻擊葉的大合唱。當他在歐洲朗誦詩的時候，「青年真理報」說：「這是葉夫杜星可面對真理的時候，他應該看看他的所作所為到底像什麼。這跟一條粗魯的小魚的蠢動無異。牠已吃到了魚餌——西方宣傳的蟲子——而不感覺到魚鈎的倒鈎。」他的主要錯誤在於他那種怪誕的自我中心主義，他的無政府的個人主義，他好像蠻自信地以為：我們這些人都是半天吊的。」(Vladimir Ertsov 語)「一個人因眼障而失明。葉夫杜星可和他的追隨者便是為政治眼障病所害。」(文學的蘇聯)「我們為什麼要送那種年輕人，那種不成熟的藝人和公民出國？」(作家 Mikhail Sokolov 語)然而，「巴比牙」博得了特別响亮的掌聲。「你很難想像：一個法國詩人會像他這樣，這是他真正的好處。」(安敦禮聽完他的朗誦後說)高聲朗讀是俄國古老的傳統，公開朗誦更是一種全國性的消遣方式，「葉夫杜星可告訴我一九五五年第一次在戶外公開誦詩的情形，以後一年一度在莫斯科舉行。在那年的十月

，一羣年輕詩人在莫斯科一家比較大的書店搞一項銷售詩集的活動，自然，有一堆人聚集在那邊。不久，幾百個人站在書店外。氣候雖冷，但憑着一時的衝動，詩人們從屋內搬出暫用的桌子，像葉夫杜星可以形容的，把他們的書賣給「一千隻手」，當他們的書賣完之後，詩人們輪流站到桌子上朗誦他們的詩。黃昏近了，雪片開始飄下，但人們站在街上聽着，連幾小時之久。從此以後，在雪花中的莫斯科，在下午售詩誦詩就變成一種傳統——也是一種新時代的象徵。「一九六一年的詩朗誦，對葉夫杜星可個人來說是一項巨大的勝利。它是在「巴比牙」的爭論之後不久舉行的，當時他並不在官方詩壇上與其他詩人並列。然而，他找到了他的聽眾，他贏得了凱旋的掌聲，他被迫站在瑪牙可夫斯基那個被誇大的雕像旁邊，朗誦他的詩。」（卡萊語）「巴比牙」一詩的中譯乃根據 Max Hayward 的英譯（Life Magazine, May 6, 1963）譯成，並參閱 Robin Milner-Gulland 和 Peter Levi, S.J. (Penguin Modern European Poets: Yevtushenko Selected Poems, 以及 George Reevy 的英譯。葉寫詩，用複雜的韻，有着响亮有力的節奏；譯文全無這種特色，是一大憾事。譯詩本不可能，這種兩層的翻譯，使原詩的美妙盡失，也是可以意料的。

註②：德烈弗士 (Afred Rreytus 1859-1935)，是法國軍中的一名猶太官員。一八九四年，因洩漏軍事秘密予德國的罪名，被一個秘密軍事法庭處判監禁在 Devils Island 上。一八九六年，証據顯示：德烈弗士是無辜的。可是，因他而起的一項激烈的反猶運動阻止了這案件的重審。一直到一九〇六年，他才獲得自由。這案件的水落石出，作家左拉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註③：布魯塞爾花邊 (Brussels lace)，十八世紀時在布魯塞爾創製的一種豐富繁的花邊。

註④：拜洛斯篤 (Byelostok)，前蘇維埃埃帝國的部份領土，現屬波蘭。

註⑤：安妮·法蘭克 (Anne Frank)，一猶太小女孩，即出名的「安妮法蘭克日記」的作者。

葉夫杜星可造像

牧羚奴作



葉夫杜星可素描

O · A · 卡萊

「高而纖瘦，藍而透明的眼睛，葉夫杜星可戴着一頂與他極是相配的灰色羔皮帽。他長得很好，顴骨高高的。他的雙眼不寬，炯炯有神。他的舉止有一種迷人的率直，也帶着一些造作，像一個驕矜的小孩。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靠才智在世界上嶄露頭角的青年人，他對他的才智高人一等這一事實也欣然充滿自信。葉夫杜星可的舉止自然有一些浮腫，他蠻有興緻地扮演着一個浪漫主義青年詩人的古典角色。我知道他對蘇聯的青年來說是極紅的，他的出名可與西方任何一個電影明星媲美。」

(牧羚奴譯)

葉夫杜星可的民族主義

「當人家問我關於民族主義之時，我時常答說我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世界上只有兩種民族：好的民族和壞的民族。而我在好的民族的那邊。好的民族這話聽起來像孩子話，但是，孩子是聰明的——因為他們不會意識地要裝作聰明。你們是美國人，我們是俄國人。但是，好的美國人永遠比壞的俄國人更接近我，而我相信：好的俄國人一定會比壞的美國人更令你喜歡。……」

摘自葉夫杜星可的一封信，1960。(牧羚奴譯)

原 作 □ 賴索霍斯基 (Ondra Lyschovsky)

英 譯 □ 奧塞斯 (Edward Osers)

華 譯 □ 席瘦 人

堅·巴拉茲之歌

一把人類的火炬
跑遍布拉克。

今日的異教徒們已縮短了
通往康士坦士的長長路程。

布拉克，派系分立的都城
經已成爲良知議會的城市。

那就義的哲學學生
作証，聲音淹沒了

黨書記部或國會裡的辯論

那裡，語言已被掃落在歷史的垃圾堆上

並且焚化在人類火柱的狂飆中
它勢將掠掃布拉克

直到此城的歷史末日淹浸在火海和血海
約翰豪士曾在此宣道，徒然

超過五個世紀：

「誰不願服膺真理、良知與人道

必將失去他的權力。」

只有一個人瞭解這不朽的異教徒：

那學生昨日還是沒人知曉

今日他已舉世聞名。

而他在瞬間立即行動。而永遠。

追尋着真理。一個異教徒。一個英雄。

這首詩的英譯原刊於今年三月份的「倫敦雜誌」，黑底紅字，印在一張面積比普通篇幅大了四倍的紙張。詩題中的捷克青年堅·巴拉茲（Jan Pallach）是一位二十一歲的哲學系學生，本年一月十六日在捷克的聖溫撒斯勒斯廣場（St. Wenceslas Square）自焚重傷，一月十九日，終因不治死去。他的自焚與殉難，曾經是世界各地的報章競先刊登的消息。

詩中提到的約翰豪士（John Hus）是捷克的改革家，一四一五年，康士坦士議會以火刑結束他的生命。

——譯者按

苗苗

八十八人一封信

摯友、血盟兄弟和筆之同志們：

當貴國國難方殷之際，我等莫斯科作家，對此悲慘局面，感同身受，亦深以無法給予援助為悲為痛。今天，每一個發揚人性的作家，正蒙受災難；今天，捷克失去自由，同樣地，我國的自由也正窒息。

此次，鎮壓你們的人，竟是我們的人，我們深以此為恥。我們現有的權門，用史太林主義的方法，藉特務機構嚴密監視我們，使我們無法發出聲援。

自今年一月以來，我們欣羨注視你們的奮鬥，樂於見到起碼有一個斯拉夫民族的國家，享有思想、言論、行動的自由——共產主義的自由。

誠屬不幸，並不是每一個莫斯科作家都願意在這封信上簽名。有許多文人，仍然用他們的筆，長期為教條主義工作，竟墮落到任何作家都不屑為的無恥地步。

我們會身受創作自由被壓制的禍害，是故，我們轉而呼吁你們：無論如何，千萬別上教條主義的圈套，或受他們的誘惑，千萬別讓貴國重施新聞檢查，千萬別讓自己庸俗化，即使他們企圖利用當代蘇聯文學的投機者如費定、蕭洛霍夫或索弗洛諾夫等的作品來壓制你們。

在此，我們起誓要對人性主義的目標作出光榮的貢獻，我們永不會將筆蘸進充滿鮮血的墨水

池。讓他們用集中營來威脅我們吧！讓他們禁止我們出版最好的作品吧！我們絕不會喪失我們的尊嚴和良知，讓我們在這個目標上團結起來，因為我們已世代代血肉相連。

歷史上將會有宣佈簽署在此信上的名字的一天，但是，現在是不可能的。這封信由我們八十個人寫的。八十八這個數字，在國際無線電廣播的語言中，是一個整數。事情已至此地步，請接受我們痛苦的擁抱吧！這決不是猶大的吻。請寬恕我們，寬恕俄羅斯吧！你們今天灑下的血，它是沒有罪責的。

真理萬歲

莫斯科作家們

這是一封由莫斯科八十八個作家寫給捷克作家的信，發表至今，整整一年了。在這封信為歷史作証之前，我們不妨看看這封信的來由。

公元一九六八年初，捷克走向自由化，這便是那封信中說的「欣賞注視你們的奮鬥」那件事。

短短的幾個月後，同年的八月二十一日，蘇聯率領了新的八國聯軍的坦克車，轟轟然，隆隆然，自認為神聖地開入捷克，在人家的土地上，輾出了偉大的齒痕，理由也堂皇得很：自由有罪。捷克的自由化便煙消雲散。這便是莫斯科作家在信中引以為恥的「鎮壓你們的人，竟是我們的人」那件事。

公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莫斯科有八十八個作家，聯合寫了前面那封信給捷克作家。這封信分作兩部份，一部份是信，另一部份是八十八個作家的簽名，據說都是蘇聯著名的作家和編輯人。英國的泰晤士報，在公元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以第一段頭條新聞刊出這封信。

這封信提到的自由，當然是全面的，由於寫信的八十八人都是作家，信中比較着重「創作自由受壓制的禍害」。

創作自由只是自由的衆多涵義中的一種。自由，這個抽象的字眼，在幾十年前，曾使全世界的人們熱情高漲，有詩為證曰：「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人事滄桑，江山屢改，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誰也料不到，幾十年前，人們酒熱血拋頭顱以爭取的自由，爭了那麼多年，有的地方有了，有的地方簡直沒有過，有的地方有了又失去了。

在暴力的專橫下，上面那封呼吁自由的信，實在沒有甚麼用，不要說八十八人一封信，就算是千萬人，還不是要乖乖地在坦克車下呼爹叫娘。

事情好像並不那麼簡單，稱王稱帝也好，主席總理也好，歷史上，多少暴君的屠刀血劍鏽了毀了，千人萬人也死了埋了；但是，有些文字硬是不肯死，在那裡飄呀蕩呀，爲歷史作証，一代比一代地更能引發人們的想像力，作家們在良知的驅使下，可以無視於暴力強權，筆桿橫對坦克車，仰首能爲天地人。好啦！現在你贏了啦！但要看看，在歷史上誰門得過誰？作家憑甚麼鬥乎？就是那一根橫對坦克車的筆，那一顆能爲天地人的良心。

像寫上述那封信的八十八位莫斯科作家，他們在良知驅使下的表現，固然可尊可敬可歌可泣，不過，並不是每一個作家都是這樣的，像信中說的，有許多文人，仍然用他們的筆，長期爲教條主義工作，墮落到誰都不屑爲的無恥地步。

這些人在喪失了良知和人性之餘，憑藉教條主義的專橫獨斷，還會振振有詞地高談濶論，隨意地以他們的符咒欺壓別人。

儘管教條主義文人在一些獨斷的社會裡，可憑藉權門，成爲欽定的御用作家，君臨文學，壓制別人的創作自由。但是，如果在一個自由社會裡，我們同意作家有爲教條主義幫閒的自由，同樣地，也有不爲教條主義幫閒的自由，誰也勉強不了誰，作家可以以教條主義作賤自己，但絕不能作賤別人。雖然如此，但是，一個不甘自固的作家，在自由的原則下，如果他願意和人民、社會的自由思想和自由生活血肉相連，那麼，他必不願自縛於教條的死結中。一個有良知有尊嚴的作家，心中想到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文學創作自由是不可以剝奪的。在良知與尊嚴之前，他寧可單獨地作一士之謬誤，而不願附從地作衆士之諾諾。在文學創作的尊嚴下，一切教條主義，不管是來自政治的神祇也好，黨派的神祇也好，衆神皆默默。士可殺不可辱，不可辱者，是那一點良知，那一點人性中的表達自由。

蘇聯作家亞歷山大·索爾盛尼欽，不甘附從教條主義，在牢獄、奴工營和放逐的生活中渡過了十二年，說過一句傳誦一時的話：「一個人雖然可以建造帝國大廈，訓練普魯士軍隊，把權門抬高到上帝的寶座之上，然而決不可能克服某些人不可思議的崇高精神地位。」

作家們，尤其是一個在自由社會上有不爲教條主義幫閒自由的作家們，如果不重視自己和別人的這種不可思議的精神地位，放棄了本身的責任，而湊熱鬧地去幫其他事情的閒，不管是訓練普魯士軍隊也好，建造帝國大廈也好，抬高權門的地位也好，他的表現也許很賣力，也許很有成就，但是，這種成就並不是作家方面的和文學方面的，極其量是一個軍官、一個建築師、一個權門的馬屁精，與作家無緣。一個在專橫暴力下的作家不應如此，一個有自由選擇權的作家更不應如此。

這就是爲甚麼莫斯科十八個作家要寫一封信給捷克作家，特別強調說：

「我們會身受創作自由被壓制的禍害，我們向你們呼吁：千萬別上教條主義的圈套……我們絕不會喪失我們的良知和尊嚴。」

一個有良知和尊嚴的作家，會反對一切加諸他身上的教條和約束，因爲，教條會扼殺文學創作的生命。這也就是爲甚麼蘇聯作家庫茲涅索夫，要寫一封信給蘇聯作家聯合會，說：

「經過長時期的反省與許多實際經驗之後，終於發覺『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全然謬誤、愚蠢與反動性……我堅信，蘇聯官方文學最可怕的失敗以及它處於完全一蹶不振的時期，正是由於將『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獨裁手段，特別是『黨內容』的教條加諸它身上的結果。」

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如果在自由選擇自由表達的情況下，它會不斷地豐富；如果一旦成爲官方欽定的唯一不二的聖典，成爲教條，它勢必漸趨僵化，蘇聯和一些國家的官方欽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如此，中國的八股文如此，甚至一切其他流派的作品也會如此。這種罪責和過失，不在於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作品的本身，不在於八股文的本身，不在於其他流派作品的本身，而在於那一種欽定的獨裁手段，特別是教條加諸它身上的結果。這就是爲甚麼在欽定以前的寫實主義會出現好的作品，欽定以後會一蹶不振。

無論是寫實主義的作家也好，其他主義的作家也好，如果他有良知和尊嚴，如果不將自由的了解停在一個錯誤的層次上：只有他自由，沒有人自由。那麼，他愛惜自己的表達方法之外，也應愛惜別人的表達方法，他愛惜自己的創作自由之外，也應愛惜別人的創作自由；也必不願作踐自己，甘附權門，自製教條，以君臨一切。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定一尊的專橫雖可作惡一時，久則必作踐自己，使自己僵化墮落，終必失去一切。

自崇而不尊人的專橫，是不人道的，是失去良知的，是遠離真理的，正如賴索霍斯基在「堅·巴拉茲之歌」（編者按：該詩已在本期刊出）一詩中寫的：

「誰不願服膺真理、良知與人道，
必將失去他的權力。」

八十八人一封信，是一種痛苦經驗的申訴和呼吁，對生活在一個暴力專橫的社會裡的作家，是良知的呼喚，對一些生活在自由的社會裡，卻甘墮落的作家們，是賞頭的棒喝。歷史是最好的証人，雖然身後是非誰管得，但是世人齊唱的，將是良知、人性與真理的聲音。

英培安

寂寞

「寂寞，你是我的故鄉
我久已索居於荒野底遠方
未能流涕，而回到你這裡。」

——尼采·扎拉圖士特拉如是說

教這隻夜鶯如何爲她自己造像
在這鋼骨水泥建築的人羣
這唇舌架構的荒野，從早晨開始
便是你的

異鄉，你的永夜

一隻嘴型，接着另一隻嘴型

向你圍繞啄來，蠶食你

日曆上

貧瘠的農業

以及諸多繁瑣的日子

你是如是厭倦

今日

或昨日以前

他們不斷傾倒出來的語言

如今猶在

他們的

齒縫裏磨着

且不斷地向你傾倒出來

於星期一星期二星期日

於無盡的，失去的耕耘中

於絕望與空虛的搖擺間

你將隨之腐敗

並微笑着，穿着屍衣

獻出整具完好的肉體

置在

無數的嘴型裏，在

不能逃避的蝗蟲他們，諸多的

繁瑣之蛀害內

思采的散文

覺醒

離開美麗的校園、大草場、圖書館，到今天已經整整有六個月了——校園裏的花綻放了沒有？大草場的草長高了吧？這些都是我一直懷念着的。合上書本走出校門，日子越堆越高。車站旁的黃花樹不知道怎樣了，幾個月前下過好幾場大雨，黃花一定落了滿地。好多個清晨，我睡在乒乓球桌上被太陽喚醒，惺忪着雙眼走到陽台，有幾個學生正匆匆地騎着腳踏車趕去上課，許多莫名的哀傷，許多愁緒隨着刺人的陽光洞穿我的心胸。

現在總算開始懂得一點什麼是愁了，想起年前自己那種「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樣子，不禁感到可笑和臉紅。那時候，我們懂得什麼是愁呢？考試考得不好，大嚷要去夜晚的海邊；聽到明天是一個假日，晚上便計劃着明天要去野餐呢抑是登高；女朋友沒寫信來，大嚷着要

抽整晚的香煙，等到她找上門來，你便愉悅了整個星期。離開了學校，淋過了幾次季候雨，浴過了幾次忽暖忽熱的太陽，你才醒覺，我們的情緒完全是操縱在別人的手裡。原來，我們都長大了。年輕的我們懂得什麼是愁呢？

有一個晚上，已經是深夜了，我在旋轉的風扇下翻開了一本美國黑人的詩集「我是較黑的兄弟」，我讀到了一句話：To live day by day, is not to live at all。我驚駭，我激動，我在風扇下感到一陣陣的熱。真的，我從來沒想到別人是如何地在生活中掙扎，浮沉。隔了幾個大洋的青年的血正灌溉着萬畝棉花樹、麥田和菓樹園，而我們在這裡「甚且把英雄的虎淚，近乎浪費的，隨意拋流在軟綿綿的梁祝式的哀淒上，是否我們真的遺忘了失落，或是磨蝕了我們的青春？」

許多詩，許多偉大的心靈都是這樣產生的。

生活對每一個人都是艱苦的。真的，當你離開了美麗的校園、你嬉戲過的大草場、你寂寞時撫摸過的石柱，當你情緒低潮，當你心中開始有一股波浪洶湧不停的拍擊着，你便長大了。那時候你就會知道生活本身是那麼的艱苦和不寫意。你那時就會去追溯那些逝去的日子了。

但人總不能生活在追溯的日子裏。日子像青春。日子常在，但它不再屬於你了，逝去的日子屬於比你更年輕的少年。你已經長大了，你必須面對生活。

因為生命的意義原本就藏在生活裏。

(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重修舊作)

星光消逝

我第一次站在欄杆旁，聽一些大哥哥訴說他們辛酸的故事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情了。那時候，我睜着兩顆眼睛聽着他們一段又一段的故事——有時是流水的嗚咽，有時像悶雷突降的怒吼。我不時仰首和俯視，滿天燦爛的星星，匆匆行走的路人和車輛，我完全不知道該說些甚麼才好。我真的太年輕了，那時候。

今晚我又站在同一道欄杆旁了，仍然是滿天的星星，把眼斜下，行人和車輛仍然匆匆走着。只是，那些大哥哥們有的已遠渡重洋，負笈海外了——多霧的英倫呵花的英倫，泰晤士河上的幻想；阿里山上的遠眺和日月潭的懷鄉。我不能想像有一天當我臨風甲板上，望着漸漸模糊的島嶼和我撫慰過的你的秀髮，我的風景是怎樣的——輝煌的聖殿？破落的殘墟？有幾個不大得志的大哥哥也已離開這裡了，像雲？不，雲會幻化成雨，回到源頭。他們是南北兩極天空上的雲。我只能遙望，靜息地遙望。今晚上我突然感到自己長大了，甚至有一夜白頭的感覺。我不知道爲什麼會如此，或許我真的成長了，我在向她訴說着我的童年和少年，我帶淚的記憶。

沒想到今天晚上我竟然脆弱得不能自己，這是我第二次擁有這麼一種感覺。有一回，那個住在離開我好幾哩路的小姐姐告訴我，你和另外一個男孩子常常在一塊兒，而且還蠻要好的。我聽了難過極了，難過得像小時候母親帶弟弟上巴刹去的情景，當然現在更深些了。我強忍着那種噁心的難過，望着遠處一朵不再依戀青山的雲朵，我說：我不會難過的。你相信我的話嗎？其實，那時候，除了白色的雲和青藍的山峯，我再也看不見什麼，聽不到什麼，當然，我更不知道自己

身處何方了。生命，生命突然變得沒有意義起來。「我不會難過的。」我知道，每一個字像孩子患驚風症雙唇緊閉時用湯匙撬出來的，帶着顫抖，帶着心的血滴。

你也曾有過這麼一種感覺麼？分離的淒涼和被棄的茫然，令你像站在高山的飛泉邊，所有的樹枝和葉子使陽光篩不下來。飛泉呵和漸深的陰影，你在其下，感受分離的淒涼和被棄的茫然和記憶的冷冽，那次我就有這樣的感覺了。小姐姐一直安慰着我，她要縫回我那顆裂心，但她不會找到那一絲線的心。

這是第二次了我擁有如是的感覺，當她向我透露她的一些舊事和新情。家的不安，家的貧困，猶如一層無法衝破的陰影，覆在一株初生的幼芽上。我沒告訴過別人我的家住在那裏，我只告訴他們我的家在那邊，她告訴我。我能了解的，我說。我知道她一定哭過，在午夜裡所有家裡的人都睡了的夜晚偷泣。我曾經也一度如此呵。她告訴我的時候，有兩道淺淺的淚溪，在她臉上緩緩蠕動。

她不知道那時候我的眼河也已浮載着滿天的星光了。如果她看着我，她一定看得到的。而我已經不知道該不該說下去了，我不能太懦弱的。我說夜深了。她一定是個飽經世故的好女孩。她和我說再見後，像一隻有點破舊的小舟，在我滿是星光的眼河的盡頭，慢慢消失了踪影。

她走後，行人和車輛仍然疾疾走着，只是稀少了一點。街燈顯得更亮了起來。我一仰首，星光不知道什麼時候消逝了。那晚，我心中的琴鍵不停地發出聲響，低八度的。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日)

蟑螂

李蒼

那隻蟑螂在桌面上停了下來，伸動着兩根觸鬚。他望了望牠，很想用空着的左手將牠彈開。但是他沒有。

窗外的陽光猛烈地抹在一列白色的牆壁上，他的眼睛半睜着；那是隔壁住家白色的牆。住排屋的邊屋，時常必須忍受這種煎熬。他的窗口和隔壁的白牆只相隔了一條幾碼寬的小巷。陽光彷彿會在牆上閃動，化成千千百百隻手，把他的視綫扭得好難看。他狠狠地睜大了眼睛，困難地瞪了幾秒鐘，才像被挫敗了一樣，把視綫拉回來。

蟑螂的六隻腳似乎被粘在桌面上，始終都沒有移動過；只有那對伸動着的觸鬚，老是不肯停歇。他直覺得牠的動作很好笑，他看不出那些動作含有什麼意義。

輕聲地放下手中的筆，那隻蟑螂並沒有因此被他驚動了；胸中一股莫名的刺激，逼使他辛苦地用右手不停揉捏自己的胸部，低頭咳着，咳了好幾聲，胸中才漸漸轉為舒服；他略抬起頭來，又和窗外的白牆打了個照面，眼眶也不由的快要淌了淚水來。一股極不愉快的感覺轟然在他的胸間填滿了，及至就要溢了出來。他再狠狠的瞪着桌面上的那隻蟑螂，牠正好在移動自己的身體，只移動了那麼幾下，又停了下來。整個桌面，蟑螂只有一隻，他覺得牠很孤獨，牠那麼不受牠的

同類的歡迎，他的內心昇起了一陣憐憫。那隻小昆蟲應該有知覺，牠應該知道自己的孤獨。

拉開了抽屜，他找出一粒哈申氏止咳糖，正撕開糖紙的時候，他發現那粒止咳糖好像被什麼啃過了，糖紙的好些地方留着齒痕，露出了黑褐色的糖。先前的那股不愉快真的湧了出來，他彷彿看見桌上也流着那股不愉快，一直流到那隻螳螂的腳邊；那兩根觸鬚却奇怪的沒有知覺到。他憤忿地抓起一把尺，望着那隻螳螂，正要下手敲了下去，螳螂却似乎驚覺了，迅速閃動那六根腳，朝桌下竄去，片刻間竟然不見了。他無奈地放下尺，用力地把那粒止咳糖拋向窗外，正好碰着了隔壁的白牆。那座白牆，在陽光的憤怒下，在他眼中只留下憤怒的空白。

西：

昨晚早睡，原想給妳寫的信只好攔到現在才寫。反正今天是星期日，不用上班，閒極了，可以給妳寫個痛快。

昨天下班後，心裡一直盤算着：下午這麼一段長時間應該怎麼過。有時候真是悶得慌。很奇怪，我的時間應該早被許多刻板或者不刻板的事情佔光了，怎麼還會跑出閒的時間來呢？妳不好說我不懂得分配時間啦，我知道自己懂得。許多外在的發生很多時候都在沖激着一個人的內在，也許我竟因此能有時間化在閒上。不過妳放心，我還是一樣生活得很好。昨天就是因為怕悶，才沒有這麼早回到住的地方。下了第一程的巴士，在小鎮上找東西吃。妳知道我吃些什麼嗎？哈，沒什麼，我吃咖哩飯，在印度人開的小食攤子吃的。吃得真是過癮。好久沒這麼好好吃過辣的東西了，現在一想到咖哩上層的那紅辣辣的湯，那種味道，真不知要怎樣形容！妳信上問我喜歡吃什麼，要寄來給我；我現在告訴妳：我要吃咖哩。哈，看妳怎麼寄來啦！我知道妳煮的咖哩好合我的胃口的，算了，下同有機會回去時再煮給我吃好了。妳不知道，有時想吃點自己喜愛的東西都那麼不容易呵！

過後我到一家書局去逛逛。一個星期沒去，倒是來了一些新書（其實不新，已經是好幾版的

了)。我想一聽說去書局，妳一定又提心吊膽了，生怕我又買了好些書，弄得月尾沒錢用。這次別就心，我帶的錢不夠，所以只買了一本企鵝版的「荒謬劇」，一共有四個劇本。之後我就搭巴士回到住的地方去。下了巴士，經過一家印度人開的商店，順手買了份報紙和一角錢的止咳糖。回到住的地方，鐵門掛着的郵箱裡正擺着妳寄來的信。看了妳的信，先前好害怕的悶也沒有了。一看天氣蠻好的，就洗了幾件衣服。沖過涼後，躺在床上看報紙，原想好好睡一睡，誰知道看完了報紙，還是睡不着。只好從書架上抓了那本剛買回來的「荒謬劇」，檢了個比較短的劇本看，看完了一個，又看另一個，看了一個多的劇本，才朦朧睡去。——妳看看我昨天整個下午的流水賬，可怕還是好玩呢？

一提起洗衣服，我的話又多了。現在自己洗衣服，要怎樣穿怎樣洗隨自己的便；妳知道我自己沒備有燙斗，所以一些衣服都沒有燙過。不過還好，我的好些衣裳都是免燙的，只有長褲才麻煩。我不敢向二房東借用燙斗，更怕會因為自己燙了幾條長褲而電費增加了，留下閒話。住人家的地方，雖然付錢給人家，但是總有種種不方便的。那些長褲有時晒得小心，乾了還頗筆直，有時皺皺的，實在不好穿；沒辦法，實在不能穿的我只有送到洗衣店燙過。

這些吃呀穿呀的我不多說啦，再說下去恐怕妳又以爲我在這裡苦兮兮的，妳又要着急了。老實說，這一點點的也算不了什麼，妳別不好過，我在這裡很好。

像今天一早起來，滿身是勁，今天一天裡大概可以做好些事情了。

最近房間裡不知從那兒跑來了好些蟑螂，我常常發現牠們的踪跡，很討人厭的。剛才正坐下來要給妳寫信，桌面上跑出了一隻蟑螂來，我瞪了牠好久，很奇怪牠並不想跑掉；兩根觸鬚伸動着，我多希望牠能知道我正在厭惡牠，然後牠會乖乖的跑掉，我眞是不忍打死牠的。昨天買回來的止咳糖，沒吃完存在放在抽屜裡，剛才一看，竟然被這些混蛋咬過了。妳說氣不氣人？我一向就極討厭蟑螂的，剛才被牠那麼一氣，可以說是討厭再加上討厭了。也許今天我會化一些時間來對付牠們，我要把牠們從衣櫃、書架、抽屜中趕出來，讓牠們嘗嘗顏色。

雨季來了，氣象台的報告又常常鬧笑話，眞是防不勝防。一碰到雨來了，上班下班都感到麻煩。

妳那邊是否常常下雨啊？應該是的。這些雨眞像蟑螂那麼令人厭惡，不是我平時所喜愛的雨

。哦，對了，妳的房間有沒有蟑螂呢？

收到信後，快些來信呵！

吻安。

10 妳的
8 峰
69

P.S.: 西，差點忘了告訴妳了，最近我發現到己不論走到什麼地方，總是好像被許多蟑螂惹似的。

紅紅的郵筒讓陽光吮吸着它的紅漆，他的手從郵筒的開口處縮了出來，停了片刻又伸進去，沒摸着什麼，才放心地把手拉出來。他瞪着郵筒，那紅色的東西似乎長着眼睛，一樣瞪着他。他看看自己剛才伸進去的手，微笑地搖搖頭。

再走過去幾十步就是一列店舖。最近靠旁的一間是一家茶室，裡面正鬧哄哄的。他走了進去，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張沒人坐的位子，他坐了下來，正要招呼伙計的時候，胸中忽然間又像是東西要沖出來，他趕忙地揉着胸部，低下頭去，咳了好一會。

「喝什麼？」一個伙計一邊走過來一邊問道。他的手中抓着一塊混漉漉的髒布。

「等我想想。」那塊髒布被扭成一團。「惹米熱。」

伙計向裡面高喊了一聲，走開了。那塊髒布仍然握在他的手中。

他看看腕錶，然後把眼光往茶室內一掃，他發現每一桌至少也坐着兩個人，只有他這一桌只是他孤獨的一個。離他不遠的一桌，一個男人站了起來，低着頭依着身邊少女的臉頰，似乎在說話；那少女笑了笑，把長髮甩了甩，推推鼻樑上圓圓大大的眼鏡，那男人也像是在笑，然後轉身走向牆角落的電唱機。

「螻螂。」他啐了一口。

「在那裡？」伙計捧了薏米水過來。一隻手中還握着那塊髒布。

他攪着杯中的薏米水，向伙計笑了笑。「不見了！不，在牆角。」

那伙計奇怪地朝牆角望去。雙手玩弄着那塊髒布。

「一隻公的和一隻母的，螻螂！」

「做什麼？」

他沒有回答。伙計走開了。電唱機響了。那男人走回到原來的坐位。那個女的一隻腳在搖呀搖，口也在動。

胸中又像是有什麼在沖激着，很不舒服；他急忙呷了幾口薏米水，雙眼向前直瞪着。馬路上，一輛汽車駛過，塵埃在陽光下飛滾，過了片刻，才逐漸消逝。

另一個伙計走了過來，兩個跟在後面。

「吃什麼？」

「有什麼好吃？」

「炒粿條。」第一個說。他的上身著了一件背心，腹部印了一大塊骯髒。

「替我加一粒蛋，蚘炒得熟一點。」

那個伙計轉身向炒粿條的檔口喊了一聲，他聽得清清楚楚。「加蛋炒粿條一碟，蚘炒得熟一點。」那個伙計又走開了。

另一個迎了上來。「要吃鹵肉嗎？」

他搖搖頭，乾咳了數聲。炒粿條的檔口啞的一聲，一陣火熱的煙冒起。第三個伙計沒有開口問他就走開了。他感到有點失望。

薏米水逐漸冷卻了，他呷了幾口。電唱機的歌聲剛好停了下來。靠着電唱機旁邊的一桌人忽然站了起來，幾個伙計走了過去，過後，那張桌子上就只留下一些水漬和殘餚。

一連咳了好幾聲，他奇怪沒有人向他望來，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那個炒粿條的小販正在敲蛋，蛋殼被拋向地上的一個小桶，有一部份掉了出來。

望出茶室外，他看得見那個動也不動地站在路邊的郵筒，內心竟然有一陣子的低沉。

郵筒在陽光下彷彿閃着光。一輛汽車又駛過了，沙塵滾起。

伙計把糶條送到他的面前，糶條在冒着煙。電唱機響了起來，一個年輕人正靠着它，好像在找尋歌名。

電風扇被吊在天花板下，快速地旋轉着。那個炒糶條的伙計在另一張桌上抓了一瓶醬油拿到他的桌面上。糶條在冒煙。

一個男人在他的旁邊拉開了椅子，坐了下來。他仰頭看了看那男人，那個男人的臉上沒有表情，他正不斷地向四處張望，看樣子是在招呼伙計。

他快速地扒了一口糶條，又呷了幾口薏米水。電風扇在轉動。電唱機又開始了另一首歌。他匆匆地扒完糶條，又匆匆地喝完了薏米水。

走出茶室的時候，他在溝渠邊咳了好一陣，溝水在流動。他無意中發現在溝渠裡有一隻翻了的肚子，六根脚朝着他的臉；溝水一沖，就流得老遠去了。

沿着店舖走，過了好幾間店舖，他走進一間藥房。藥房裡面坐着幾個人，這些人似呼並不注意他的進來。有一架電風扇吊在天花板下無力地旋轉着。

一個女護士坐在接待處，他和她之間隔着一板牆，他只能從一個四方的開口看到她。那女護士在一張白紙上畫着畫着，不知在畫些什麼，直到他整個人站在接待處伸着頭靠近那四方開口時，她才放下手中的筆，把那張被畫得一塌胡塗的紙張揉成一團，拋向地上。他猜想地上應該有一個字紙箋，可惜他看不見，那個四方開口大小了，他無法在一個只容一個頭左右進出的開口去窺視裡面的一切。另一個大概是配藥的女護士正坐在右邊板牆開有同樣大小的開口的地方，手中翻着一本服裝設計之類的雜誌。

「看醫生？」女護士推了推鏡面有着圈圈的眼鏡。

「給醫生看。」

她並沒有笑，一臉木然。他很是失望。那女護士的背後左右的牆壁都按上了不少格架，上面置放着藥品。

「以前來過嗎？」

「來過，兩個星期以前。」

「你的名字？」

他把名字的拼音一個個告訴了她。她把字母一個一個地拼在一張白紙上。

「這個號碼。」

「謝謝。現在是幾號了？」

「十九號。」

一對相信是夫婦關係的中年人走了進來，他看了他們一眼，分不出那一位是要給醫生看的。他們緊接着他走到接待處。

他坐了下來，把號碼放進衣袋去，眼光往四周圍掃了一掃，他尤其注意那些人。那些人似乎都顯得有點疲憊，有兩個還穿着毛衫。只是，他一直分不出這些人中那幾位是病人，那幾位是陪着病人來的。有幾個孩子在翻看漫畫。大部份的眼睛都直瞪着診療室的出口處。

電風扇在轉動，緩慢的，他沒有任何風在流動的感覺。

在他左邊靠牆的地方有一個小書架，上面擱着好幾本書報。兩個小孩子正走過去，翻動着那些書報；他看着他們的動作，直到他們帶了幾本漫畫回來自己的位子上。他好奇地起身走了過去，彎下腰隨手檢起一本雜誌，突地胸間有一陣不順暢，好像有什麼被哽在裡邊，他接連重重地咳了好幾下，眼眶竟因此有了些微的潤濕。他急急地吞了幾口水涎，胸部似乎平穩了下來；之後才抓起那本雜誌，走向先前的位子。

但是，隨即一股憤怒在他的內心醞釀、沸騰，彷彿要滾了出來，流滿了整個藥房，把四圍圍的人都浸在裡面。他看見那對中年男女坐在他先前的位子上，兩人好像是在談話。他楞立着，好一陣子，心中的憤怒由熾熱而逐漸冷卻，終於變成了悲哀。那對中年男女似乎不知道那個位子上有人坐的，他們甚至不看他一眼。他把雙手垂下，雜誌仍在他垂下的手中，他默默地挪動脚步，向另一個方向走去。

那是一個較陰暗的角落，他翻着雜誌，不經心地翻着，直至他看到一張圖片，有一對中年男女，坐在像是一座花園的地方，他沒注意那張照片是做什麼的，或者是代表着什麼意義。他一味瞪着。驀然，他看見照片中跳出了兩隻蝴蝶，往他的身上爬去。他連忙把雜誌一合，向右邊的空位子一拋，辛苦地咳着。

「二十三號。」

沒有人起身走去。

「二十三號。」

他從衣袋中掏出號碼一看，然後逕自走向診療室的入口處。

醫生正坐着，一見他進來，臉上就漾着微笑，招呼他坐下，然後望着桌上的一張黃色卡紙。

「兩個星期前你來過的，這次是什麼地方不對勁？」

「咳嗽，和兩個星期前一樣。」

醫生隨手抓起聽筒，站了起來，要他打開胸前的衣鈕。他望了醫生一眼，發現醫生正注視着他的動作。

「呼吸。」醫生把聽筒的一端按在他的胸部。

他深深的呼吸着，許多種的藥味彷彿在一瞬間集合了，一古腦地沖進他的鼻孔。他一再呼吸，一陣陣的藥味使他的呼吸倍覺不愉快。他的兩隻眼睛彷彿掛在牆壁上，壁上有一張鑲鏡的照片，一個肥胖的嬰孩在照片裡露出笑容。

醫生走到他的背後，將聽筒的一端按上。

他用力地呼吸，藥味滾滾地鑽進他的鼻孔。牆上那個嬰孩在笑。

「你很好。」醫生放下聽筒，坐了下來，然後從桌上拿起一枝手電筒。「張開你的嘴。」他張開了嘴。牆上的嬰孩在笑。

「很好，很好。」醫生按熄了手電筒的光。

「沒有什麼嗎？」

「沒有什麼需要就憂的。」醫生伏在桌面上寫字。一個嬰孩被鑲在鏡框裡，那個嬰孩在笑。「我給你一瓶藥水，一天服用三次，每次一匙羹，在餐後服用；另外一種藥片，每天三次，每次一粒，緊跟着服過藥水後用；再一種藥丸是餐前服用的，也是每天三次，每次也是一粒，和着開水一起服下。」

他一邊看着醫生的手和嘴在動，一邊不停地點頭。等到醫生講完了，他才抬起頭來。壁上那個嬰孩在笑。

「你用冷水還是半溫的水沖涼？」醫生的手放下了筆，抬頭望着他。

「冷水。」

「你應該暫時用半溫的水沖涼。」

他失望地向醫生點點頭。忽然間他發現到自己和醫生之間的距離竟是那麼遠，似乎有兩種不同的現實將他們割絕着。他無言地扣上衣鈕，走出診療室。許多眼睛正同時衝向他。

那女護士拉開了入口處的門。「二十四號。」

坐在他先前的位子上的中年男女站了起來；只有女的走向入口處，男的看着她進入以後，才坐下來；隨後不經意地瞟了他一眼。

他坐了下來，面對着配藥處的四方開口。那個配藥的女護士在裡面似乎很繁忙地走動着。他注意着她的動作，看着她把藥水倒進小瓶裡，看她把藥丸藥片裝進小紙袋去。

驀地，他聽見那女護士喊着他的名字。他向她示意，走向前去。

「這瓶藥水，每天服用三次，每次一湯匙，和着熱開水，在餐後……」

他知道她要說什麼。他看着藥瓶外貼着的一張印有字樣的紙，不停地向她點頭。那女護士左邊的檯上停放着一本服裝雜誌，一個少女穿着一襲睡袍。

「我需要給多少錢？」

「四塊半。」

藥品都被膠圈束在一起，很不雅觀。他發現那女護士的臉上有許多暗瘡。

走出藥房，陽光彷彿一起湧向他的面前，他微眯着眼睛，沿着店舖，朝着自己住的地方走去。溝渠滾動着流水的聲音。他沒有注意那些店舖，他的視線停放在溝渠旁的每一個垃圾桶。

循着小巷走，走過自己房間的窗口時，隔壁住家的那面白牆在陽光下反射着無形的光，他感到眼前一陣白茫茫，視覺很是辛苦；但是他依稀可以發覺，那列牆壁已經有了裂痕。

剛才那個醫生的話一直在他的腦海中浮沉，那個醫生要他以半溫的水沖涼，他心中的失望倏然加重了。推開了鐵門，二房東正坐在門口，視線好像正停在他的身上，一陣痛苦無由地沖上心頭。陽光的熾熱從四面八方滾進他的心坎，他加速了脚步，閃過二房東的身邊，逕向自己的房間奔去。

推開房門，一眼竟看見桌面上停着一隻蟑螂。他用力地把手中的藥品放下，那蟑螂一驚，竄開了！窗外的那列牆壁剎那間在他的眼中崩潰。閉上眼睛，他驚覺自己的世界竟是出奇的黑；他害怕，他想知道自己是否也在蛻變：變成一隻蟑螂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

我們要為幾本刊物叫好

那是

文藝季風

學生周報

獵戶

茶座

這些刊物的代理是

星洲友聯書局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吉隆坡馬來亞圖書公司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 Lumpur.

工作中的詩人

牧 羚 奴

1-1-1969

先有成形的作品，才有「詩」這一類符號的產生。詩人不停求索不停創作的結果，給「詩」這個原是少有所指陳的符號以豐富的攝含。因是創作，「詩」一字永遠不能定於一義。捨棄成形的作品，「詩」毫無意義；捨成形具體的詩作而斤斤於「詩」的界說、原理、論評等等，最終也只能寫出一些不為繆斯所愛的、死的「文字學」。沒有一個詩人在最先時是依靠這種學問而走入詩的大門。

28-7-1969

在詩的大花園裡，每一種發育成長而又開放了的花朵，顏色香味品質等等都不相同。在詩的能手（過去的現在的甚或是未來的）與能手之間，所謂「超越」根本就不存在。一個詩工作者所能做的而且也應該做到的是：超越自己，把自己鍛鍊成一個永恆的能手。他應該不停地超越自己，以維續

他的創作生命，他永遠是一個開始的人。因此，他工作。獨立工作，默默工作，永遠不為惡言或褒詞所動。他特別不是向暴君、立法者、導師負責，他直接向時間負責。

1-2-8-1969

當詩人在遊行歌唱之時，他不但是繆斯唯一的僕人，不但有別人沒有的「靈感」，而且身負「歷史的重任」，又像最古老的「大眾傳播媒介」那樣，在印刷術未發明之前，盡其一份類似報人的職責。他什麼事都要管，他的「智商」好像是很高的，他是帶有神性的人。可是，人智一直向前進展向左右開拓，從雨雪之朝到登月紀念日，現代的詩人，私底下都知道：在很多方面我實在太不行了。可是，在一間小小的房間裡，詩人偏激地說：「我站在時代的最前端」。「我最敏感」。「我教育羣衆」。「詩是武器」。「詩是文學中最高的藝術」。

1-3-8-1969

人智的發達，表現在歷史上的，是一部破除迷信貶值神聖的過程記錄。迷信的時代是先知最多的時代。迷信的現象發生在人類各種習性和感性的心靈活動和實際行為之中。文學上的迷信，不亞於宗教上的迷信。千年的迷信，一再把詩與詩人置於天上的一團聖光裡。由於迷信，詩與詩人一再淪為各種慾望的工具。時至今日，面對着一種殘酷的貶值現象，詩人已經從神界降到人界。在情操上，固有一些詩神的遠親仍以王子自命，畢竟，他已不再是釋迦的肚臍。他被迫回到一個比較實在的地方，誠實地發掘他存在的理由。在工作的意義上說，詩人像是一個做餃子的人，倘說他熱情澎湃，則做餃子的人的每一個餃子一樣包着他的感情和心思。詩會長存，只

因它是「食物」。今日的詩人，講自己要講的話，做自己的事。他從他個人站立的那個地方，那一種角度，來看一切。他像任何一個在任何範圍裡的人那樣，毫無資格「代表全人類」。

詩的定型——內容有一定的類別，形式有一定的規格，理論框在一定的主義之中——突出了一些善於控制那一定類型的創作者的才情。詩的定型作宗教性的誇大之時，乃有一些強壯的創作者坐在高處，想盡方法來壓制另一些異己的勇力，前進的願望和理想，剝奪他們在創作上應得的自由，從而犧牲了一大堆迷信者模仿者的未發育的創造力以襯托他們的偉大和成就，甚或是他們的被崇拜的英雄心理、虛榮心、自戀狂等等。在封建的時代，在詩思詩藝定於一尊的時代，百年樹立一種格律一種權威一種壟斷，不足為奇。即使這樣，詩被搞成宗教模式之後，必有一些不願歸依受洗的創作者毅然播下革命的種子。時間雖長，反抗的脈絡却是鮮明的。

14-8-1969

所以，格律詩的整部歷史，濃縮起來，不外是詩進入自由詩時代的一根伏線。一顆計時炸彈已經爆發。詩進入自由詩的時代，是人智普遍發達後的必然趨勢，是詩的花園中的百花真有希望齊放、藝術的本質是創造有希望得到充份發揚的時代。阻力是一定有的：創作力枯竭了的、再也無能超越自己的、又幻想能奇蹟般「超越」別人以求「長生不老」的成名詩人，爲了皇位，爲了空洞的榮銜，必然變成保守的頑石。然而，海中的巨石不能阻止水的奔流。在今天，設若你還是以爲非帶着腳鍊跳舞不能顯出功夫，你儘管去做你的腳鍊，別人要帶花環而舞，要裸足而舞，別說是你，連上帝也無權過問。

風訊

□我們在上期預告了要在這一期發表一些介紹馬來現代詩人拉笛夫的文字；現在，通過了梅淑貞、地中海、牧玲奴三人的合作，分別譯了三篇詩文，使之成爲這一期蕉風內容的一個集結點。讓讀者了解同一社會裏另一個語文世界的趨勢。

□這一期蕉風，在內容方面的另一個集結點，是蘇聯作家和作品的介紹，完顏藉譯庫茲涅索夫的「割魚取鉤記」，牧玲奴譯葉夫杜星可的「巴比牙」，是可以配合來讀的，都是以「巴比牙」爲中心；席瘦人譯賴索霍斯基的「堅·巴拉茲之歌」和苗苗在「八十八人一封信」中摘錄的那封信，是作家們對一個動亂時代的刻劃，這些刻劃可以爲將來的歷史作証。爲了使這些時代的脉搏跳動得更明顯，我們摘錄了庫茲涅索夫給蘇聯作家聯合會的信、葉夫杜星可的素描和葉夫杜星可的民族主義等三段短文。

□無論是小說、是散文、是詩歌，如果我們細讀上面說到的那些文字，便不難發覺，那是作家們的心聲，這些心聲圍繞着一個主題發展，那就

是對暴力的抗議和對自由的嚮往，呼喚出人道、尊嚴和良知的聲音。

□這些陌生的名字和陌生的文章，有一股力量震撼着我們，使我們驚悟：自由，在一個享用慣了的社會裡，人們對它有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近乎麻木而不知自惜；但在另一個社會裡，竟然會引發那麼豐富的嚮往，可以使人離鄉別井，可以使人燃燒生命，可以使人不顧安全。

□另一方面，在一個多元民族的社會裡，葉夫杜星可的民族主義，能不能算是一種開明的理智的聲音呢？是值得人們去思索的。

□上述介紹的作品，都是譯文，一般人都不大願意翻譯文字，但是，假如我們不甘自困，我們應該多花點心思，多花點腦力，去了解一個更廣更深的世界。

□鍾正山是馬來西亞藝術學院院長，這期封面的水墨畫，可以看得出他筆未到而意到的寫意功力。丘瑞河是畫家，拉笛夫是畫家，鍾正山是畫家，我們歡迎更多畫家為讀者們呈現他們的藝術創作和論文。

□我們決定自這一期起，將編輯人的名字刊登出來，表示我們負責的態度。編輯人在自編的刊物上刊登自己的文字，被人誤會是難免的了，但我們說過，我們實不必作虛假的謙遜，要勇於呈現，勇於負責。上一期是姚拓和白垂編的，牧羚奴和李蒼從旁幫了不少忙；這一期起，我們約了牧羚奴和李蒼參加編務，希望以後，能約到更多的作家為蕉風的編務努力。我們要這樣做，是希望蕉風成爲一份作家們共有的刊物。

□我們要對讀者和作者抱歉的是，零點零、藥藥、沙河、吳偉才、綠浪、南子的詩，要押後發表。下期，我們將要刊出孟仲季一篇功力雄厚的萬言詩論。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二元八角，全年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美林報業公司：Million Press Co.,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備註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蕉風

203

Chao Foon Monthly September 1969